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3 0112 108036721

第四戰線

ORIENTAL COLLECTION

SURPLUS
DUPLICATE

Miscellaneous No. 8 (1939)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M.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ERMAN GOVERNMENT

August 1939

Oak S
UNCLAS

雜誌叢書之一・雜誌社出版

SK
154

F 40634

雜誌叢書之一

第四戰線

東亞研究所藏書之印

東亞研究所
16.9.2
受贈

雜誌社編印發行

民國廿九年五月初版

第四戰線目錄

論第四戰線——宣傳戰……（一）
——代序——
從德軍侵波到英法宣戰……李俠文譯（一）
——二次歐戰外交史料之一——
漢德森最後報告書……梅藹譯（九）
——二次歐戰外交史料之二——
法國發表的黃皮書……弗先譯（三九）
——二次歐戰外交史料之三——
德國發表的白皮書……楚林譯（三五）
——二次歐戰外交史料之四——

德公佈波蘭外部重要文件…………笙　保　譯（五九）
——二次歐戰外交史料之五——

附錄

論帝國主義戰爭…………杜德著・開基譯（七五）
戰爭與文明…………林　語　堂（八七）
張伯倫・威爾斯・蕭伯納論歐戰…………江　邨　輯（九三）
「戰爭目的」論戰…………白　　櫻（九九）
蕭伯納與讀者的筆戰…………江　　邨（一〇七）

論第四戰線——宣傳戰

——代序——

從來紙上談兵，一向不被重視。中國人是現實主義者。『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就是中國人的現實國防論。這種現實的觀點，固然無可訾議；但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我們對『兵來將擋』的論調，似乎感到已經不够。在國防上，軍事第一主義，固然始終是不變的原則；不過今日的軍事云云，已不僅限於武力一面。男兒裹屍馬革，效命疆場，僅是指明軍事一環的武力戰，也就是近代戰爭的第一線。但因近代國家機構的複雜，國際間的縱橫捭闔，當一國與他國的利害關係不得不決之於干戈相見的時候，武力的第一綫雖然最關重要，但爲充分發揮這第一綫的力量起見，一國必得同時在經濟上，外交上及宣傳上推展其戰鬥的姿態，而和軍事上取得一致。

近代戰在國民意義上是全民戰，在技術意義上是空間戰和時間戰。不過空間和時間僅是抽象的名詞，若換具體的說法，則近代戰爭在技術意義上就是四綫戰。其內容如下：第一綫武力戰，第二線經濟戰，第三綫外交戰，第四綫宣傳戰。這四條戰綫就是近代戰爭的全部輪廓。各綫所負担的任務雖然不同，但在充實國防機構的主要意義上，却是共通的。這四條戰線在相互間保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彼此互相呼應，互爲作用。一國國防的健全，殆可說決定在這四綫機構的健全與否。

軍事第一，是人間戰爭史上的不變原則，可是歷史上的蘇秦張儀之流，是我們所不能忘記的。一國憑其軍力的優秀，雖博得戰場上的決勝，但因外交政策的不當，未能盡收戰利的效果，這在歷史上並不鮮見的事實。所以軍事和外交的結合，是由來已久了。但經濟戰和宣傳戰，却是近代戰爭獨有的特色。原來近代的軍事技術需

要極大的物資消耗，並項目繁多的原料。而尤其應該指出的，近代戰爭的本質，本就是經濟的命脈戰。因此，敵國間的互相經濟封鎖，經濟制裁，物資破壞，貨物捕拿等，隨着戰爭的爆發而迅速演出了。經濟戰在某種意義上說來，其重要性較之武力戰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至於第四戰綫的宣傳戰，是近代戰爭中的一個最顯着的特色。在過去，宣傳戰本屬於外交戰機構，但因近代科學技術的猛晉，同時因爲近代戰爭是國民戰，一國爲圖對外獲得國際的同情，對內獲得國民的一致支持，就建立了獨特的宣傳戰綫，所謂宣傳戰，也就是文化戰。我們這樣斷言，並不是沒有根據的。輿論，出版物，教育，宗教，無綫電以及其他一切平時用以宣揚文化的一切設施和機關，在一旦遇見戰爭的場合，就立即即被轉化爲宣揚戰爭目的的工具了。

第二次歐洲爆發後，英國平時的巧妙外交戰術，立即轉化爲暴露性的宣傳戰術了。在上次大戰中，英國爲圖博取美國輿論的同情，曾大事宣傳過德軍在比利時的殘暴行爲，這我們還記得。不過現在英國是更加聰明了，她不再注重低級的殘暴宣傳，她曉得最近幾十年來人類對於殘暴的事實已經看得太多，因爲近代戰術恐怖性的宣傳，已經深印在大多數人的頭腦中，從而對於戰爭的殘暴和恐怖，一般人竟認爲是戰爭應有的結果。雖然表示反感，却也不過爾爾。因世界上戰爭的不絕發生，人們對於戰爭的殘暴恐怖幾乎已經麻木。可是矛盾的是人類的感應一面雖將近麻木，但在另一面却渴求虛僞的理智發洩。人們一面漠然於戰爭的恐怖事實，一面却在渴求對戰爭的『理智』的解釋。

因此交戰各國當局看到這一點，就灌注全力在宣傳他們戰爭動機的正當性。白皮書，青皮書，黃皮書等的發表，就是那麽一會事。

英國的發表白皮書和青皮書，確實收到了宣傳上的極大效果。因爲自從該兩書發表後，就頓成了全世界

話題的王座。不過白皮書云云，究竟是怎樣性質的一種東西呢？原來白皮書是一種外交文書。英國是一個議會政治國家，政府爲省去大臣當場在議會中答辯議員的質問起見，就以白皮書的文書代之。

但這裏的白皮書，其內容的表題是『大英帝國政府與德國政府間之交換公文』。內容係包括自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在希特勒、漢德森、張伯倫間所交換的十三種電文，也就是經由英國政府之手所宣佈的英德戰前折衝的經過。白皮書雖然是公文的一種，但這一白皮書的內容，却非平常的公文可比。白皮書出版，經售者的約克書店在一小時內就買掉一千本（初段七萬五千部早經售完）以一公文而有如此盛況的銷路，則其內容的不平凡，是可想而知的了。

這白皮書中的記事，是闡明『爲甚麼會爆發第二次歐戰』的原因的，其中洩露了不少向來不爲世人所曉的許多珍貴事實，所以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文獻。例如其中暴露了英德確曾有過訂結軍事同盟的意向，從而證明了蘇聯所以締結德蘇協定的理由正當。同時也暴露了希特勒對於德蘇協定的並不熱心，而僅是外交上的一種技術，從而也反證了何以蘇聯在訂結德蘇協定之後，最近又開始和英國拉攏。在這文書中，英國表示獲歐戰漁人之利的，或許是日本的憂慮。英國同時表明英法並不願戰爭，只是和德國的和解已屬不可能；德國在八月卅一日向波蘭提出的十六條要求，就是破壞世界和平的德國炸彈。

至於青皮書的意義，是在補充白皮書的不足，內容比白皮書爲多，而略具定期刊物的性質。此次英國政府將關於英德交涉的祕密經過，用白皮書青皮書連續發表，在主觀上固然是英國政府的利已宣傳，但對於一般的歷史家和國際問題研究者，却是一個寶貴的資料。我們所以集成單冊發行，目的除在便利一般關心世界大事者瞭解事實外，也爲國際問題研究者提供一種參考。

青皮書在內容方面，比白皮書更具興味，因爲這裏包含人物性格的珍貴描寫，而文筆的悠悠優美，幾乎是

在世界各國的文書中間，以英國的靑皮書和法國的黃皮書最爲有名，因其發行的歷史既古，且保有連絡的體系，向爲世界各國的珍重。而在本書中收集的，除英國的白皮書靑皮書法國的黃皮書外，更搜羅了德國的白皮書和波蘭白皮書。關於此次歐戰發生的經過資料，可說業已大備。至於另外附錄的幾篇文章，則屬於關於此次戰爭的分析和理解，也許不無參考的價值。

如果說本書是歐洲的正史參考資料，那麼我們順便向讀者預告一聲，繼本書而出版的，尙有『歐戰外史』一書。現在我們正請人收集資料編譯中。一個月後，就可以和讀者相見——如果紙價不再飛漲的話。

最後，筆者雖寫了這篇『前言』，不過本書資料的翻譯和彙輯，完全由別人担任。因此我這篇『前言』，也許不免有些隔靴抓癢之處，好得自有內容在，第四戰綫之爲第四戰綫，請讀者從內容中去探索吧。

廿九・五・七日　哲非

從德軍侵波到英法宣戰

——二次歐戰外交史料之一——

李俠文譯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晚，即德國飛機轟炸波蘭後約十二小時，英政府即發表一白皮書，將八月二十二日以來英德兩國間往來文書予以披露。納粹企圖侵略波蘭之外交真相，遂大白於世。納粹政府自始即欲訴諸戰爭，而英政府則始終努力保持和平，實爲不容置疑之事實。茲將此項文書之內容撮要敍之如次：

八月二十二日張伯倫致希特勒之函

該函首稱，英國近頃從德國收到情報，謂德國已作軍事行動。又柏林方面相信，自蘇德協定成立後，英國將不援助波蘭。基上兩因，故英國不得不作軍事準備。「英國今後不容再作更大之錯誤。英國對波蘭之義務，早經迭次坦白聲明，並決心加以履行。無論蘇德協定性質爲何，將不能使之改變。」該函繼謂，「倘以爲戰事發生，不久即可獲一結束，或以爲將來在任何前線獲得之戰果，能加以保守，皆屬危險的幻想。」兩國戰機一啟，勢將造成空前之浩劫。倘德波兩國能恢復信心，使談判得於一種與現在不同之空氣中進行，則無事不可謀和平解決了。

八月二十三日希特勒交由英大使轉達張伯倫之照會

德國與英國向無衝突，對於英國之利益向不加以干涉，但德國有若干固定之利益實不容加以否認。「此

項利益之要求，並不超出德國歷史所昭示與重大經濟先決問題之必要範圍。」即如但澤市及其有關之走廊問題是也。德國準備「根據一種眞實重大之建議，」從事談判。但英國對波蘭之保證，鼓勵波蘭掀起一種恐怖主義之怒潮，以對付居留於波蘭之一百五十萬德僑，德國對此實不能容忍。

英國對波蘭之協助，「並不能搖動德國保衛其利益之決心，」倘英國欲向德國攻擊，則德國已有所決定與準備。「吾已迭次向德國人民及全世界聲言，德國將忍受一切不幸與痛苦，而不願將國家之利益犧牲，將國家之名譽毀敗。至痛苦之是否長期，在所不問，此種決心，當不容置疑。」據報英法兩政府企圖實行動員之步驟，「故本人特通知閣下，倘此種軍事之宣布一旦實施，吾必下令將德國軍隊即刻動員。」

八月二十五日希特勒交由英大使之補充牒文

德元首謂，彼對蘇聯所採取之堅決行動，將欲移而施之英國。該牒文繼指出三點：波蘭之種種舉動，令人不能容忍，無論此種舉動之主動者爲誰，「德國已不計一切決心將其東部邊境類乎馬其頓的動亂狀態，加以消滅。更有進者，德國出此，不但爲保安寧與秩序計，抑亦爲歐洲和平計。」「但澤及走廊之問題，必須解決。」

德元首續稱，俟此問題獲得解決，彼將準備及決定與英國從事廣泛的接洽。惟在下列之情形下，始能與英國談判：

1，德國之殖民地要求本非甚著，且亦可以和平方法解決。倘此種要求獲允，則德國願將其時限放寬。

2，德國對義大利之義務，將不容受干預，德國亦不要求英國放棄其對法國之義務。

3，德國並決定強調聲明，德國已決意不再與蘇聯衝突。與英獲得協定後，對於軍備，將接受一合理的限制，此項限制，務使爲經濟力所能負担，及適合於此種新的政治局勢。此後，德國將重申其保證，聲明對於西歐各國，並無野心。

英政府八月二十八日對德元首八月二十三及二十五日照會之覆文

德元首所提之方案，實有關英德兩國之最後關係，惜其所指陳過於廣泛，須再加以詳細之解釋，但英政府仍充分準備予以考慮，惟須附加數點，即如德波糾紛得以和平解決，雙方準備掬誠覓致協調，則其談判之主題爲何，自應先予劃定。蓋德波紛爭之能否覓取解決，全視其解決之性質及方法而定。但德元首之照會，對此數點全未提及。英政府無論獲得任何利益之報酬，亦不能默許某種解決之足以將其保證之國家之獨立，置於危險之境。

第二步驟爲德波雙方進行直接談判，談判之基礎應使波蘭之主要利益，有所保證。並對其獲得之解決，予以一種國際的擔保。英國政府已獲悉波蘭政府將準備根據此種基礎，以進行談判，如談判獲得結果，自能闢開英德兩國談判之蹊徑，以獲致兩國所希冀之更廣大更完全的諒解。

德元首於八月二十九晚交英大使韓德森轉達對英政府八月二十八日照會之覆文

該覆文於敍述「波蘭之日耳曼少數民族受壓迫」後，申明此種事態，不能予以容忍。並謂「德國所要求者爲凡爾賽條約關於該區域之規定，久已認爲有修改之必要，即歸還但澤及走廊與德國，及保護波境日耳曼少數民族之生存是也。」

德政府爲求向英國政府及人民證明德國確具誠意與英國締結永久友好之關係起見，已準備進行各種直接談判。惟關於波蘭土地之重行分配，英德兩國不應斤斤於對波蘭之保證，亦不應拒絕蘇聯參加保證，英德兩國對於波蘭之主要利益，無心干預，對於獨立的波蘭國家之存在，亦未嘗加以懷疑。「是以德國政府接受英

國之調停，贊同波蘭遣派全權特使。此項使節應於星期三（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抵達，德政府將於事前開始擬具彼等所能接受之建議，可能時將依照英國之意見加以部署。」

八月三十日上午二時英政府致韓德森之電文

對於德政府之覆文，固當加以詳細考慮；但德國希望波蘭今日派一代表抵柏林，實無理由，而德政府亦應斷絕此種觀念。

八月三十日下午六時五十分英政府發致韓德森大使之電文

英政府不能勸告波蘭政府依照德國之要求，遣派一全權特使前赴柏林，以接受德國之建議，蓋此種程序，全不合理，主張採取平常外交程序。

英政府對德元首八月二十九日照會之覆文

（於八月三十日半夜由韓德森大使送達里賓特羅甫外長）

該項覆文於指出業經成立之各點後，申明英政府對於德國上次覆牒中新提各項要求，不得不加以極大之保留。英政府已立刻將德國覆牒之內容，通知波蘭政府。對於德波兩國接近之方法及談判之布置，雙方須從速予以同意，固屬顯然；但英政府認為於今日即可獲得接近，亦非實際上所能。英政府深知談判有急速發動之需要。英政府主張對但澤規定一「臨時狀態」（Modus Vivendi）。

八月三十一晚德方送達駐柏林英大使照會之譯文

經過冗長之辯論，德國提出十六項建議：

1 但澤自由市應歸還德國。

2 由瑪林維德（Marienwerde），格力丁斯（Graudenz）古爾姆（Kulm），柏朗堡（Bromberg）向西直至蘇倫蘭克（Shoenlanke）以北一帶波蘭區域須舉行公民投票。

3 從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居留或出生於該地之日耳曼人均得投票。波蘭人及迦蘇伯人（Kashubes），亦然。已離境之日耳曼人亦須回去投票。舉行投票區域設置一國際委員會與薩爾區投票時相同，義大利，蘇聯，法國，英國派代表組織該委員會，波蘭當局須於最短時間退出該區。

4 狄尼亞（Gdynia）不包括在公民投票區域內。

5 公民投票將不於一年以內舉行。

6 在此期間內交通自由。

7 公民投票以簡單多數爲準。

8 倘投票區歸屬於波蘭，德國得享有一越界交通區；反之亦然。

9 倘該區歸附於德國，德國有權進行交換人民。

10 談判波蘭在但澤之特種權利時，應以德國在狄尼亞有特種權利爲根據。

11 但澤及狄尼亞均爲非武裝地帶。

12 希拉半島（Hela）必須成爲非武裝地帶。

13 設立一國際委員會以處理雙方小數民族之爭執。經濟或其他損害賠償，應從一九一八年起算。

14 德波成立小民族協定。

15 德波獲得協定，雙方卽行復員。

16 其他事項，由雙方協議規定之。

最後文件對於事件之實況加以解釋

德國覆牒於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七時一刻送達英大使，除對於引起此次危險之事實，予以曲解，德政府並要求波蘭政府於翌日遣派一全權特使到達柏林，英政府之覆牒意義自明，無待解釋。是項覆牒於八月三十日半夜由英國駐德大使送達德外交部里賓特羅甫之答覆，爲一冗長之文件，用德語匆匆宣讀一遍，其內容顯爲上述之十六項建議。韓德森當卽依據八月二十九日德國覆文，要求提供建議原文，但里賓特羅甫聲稱，現在已經過遲。蓋德政府前夕之覆文要求波蘭全權特使今夜到抵柏林，而現在竟未見抵達也。此項文件並指出，波蘭政府未必不授權其大使，使通知德國政府，彼等接受英國之建議，而從事交涉。但以「駐柏林大使里潑斯基（M.Lipski）延至八月三十一晚始爲里賓特羅甫所接見。」經會談，德政府卽將其各項建議，由廣播宣布里潑斯基擬卽向華沙請訓，但因德波兩國間一切交通，均被德政府截斷，亦無法進行。」

英政府向德國提出之哀的美敦書

英首相於星期五（九月一日）在衆院宣稱，德國對波蘭接受英國建議從事談判一事，「並無一字答覆，而德國已於今早拂曉衝入波蘭邊境，並聞對波蘭不設防城市正加以轟炸。」

首相繼稱，在如此情勢之下，吾人僅有一途可循。英國及法國駐柏林大使已奉令向德政府致送下列之通牒：『今早德元首向軍隊所發之宣言，顯見彼將對波蘭實施攻襲矣。據大不列顚帝國政府及法國政府所得之情報稱，德軍已越過波蘭之邊界，向波蘭城市攻擊中。在此種情形下，大不列顚帝國政府及法國政府認爲德國

政府此種行動，已造成各種條件——率言之，一種對波蘭武力侵略之行動，威脅波蘭之獨立——使大不列顛帝國政府及法國政府不得不予波蘭以援助。故特通知閣下，倘德國政府不準備予英國政府以滿意爲保證，停止一切對波蘭之侵略行動，及迅將德國軍隊撤出波蘭土地，否則大不列顛帝國政府將毫不猶豫而履行其對波蘭之義務。

倘對此最後之警告，英方不能獲得完滿之答覆，則可見德方無改絃易轍之可能，而將訓令英大使，向德外部請發護照。蓋事勢至此，吾人已有準備也。

德國之答覆

德國對英法要求撤兵之答覆，係以備忘錄送達英大使，對英國之要求，予以斷然拒絕。其要點如下：「德政府及日耳曼人民拒絕接受，甚至不滿意英國政府以哀的美敦書方式提出之要求，若非英國之干涉，德波兩國之紛爭本可獲得雙方滿意之解決。德政府於着手處理之先，五個月來已忍耐注視波蘭人所加諸日耳曼人之苦難。義首相墨索里尼之和平建議，德政府雖願接納，但又爲英國政府所拒絕。英國之政客多年來從事毀滅日耳曼民族之宣傳，德國政府決定保衛其自由與獨立，以同一方法同一武裝以回答英國之侵略。

英國致德之哀的美敦書於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到期，法國之哀的美敦書於同日下午五時到期。自是英法兩國與德國間之戰爭狀態，遂告存在。

八

漢德森最後報告書

——二次歐戰外交史料之二——

梅譪 譯

（譯者按：自九月三日英法對德宣戰後，英法駐德大使相繼下旗返國，英大使漢德森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於九月二十日向英外相哈里法克斯勳爵提出最後報告書，最近由英政府以白皮書發表，漢氏報告中詳述戰前交涉經過及歐戰之背景並對國社主義及國社黨人物作一深刻之考察，全文共二萬餘言爲今後歷史上重要文件，茲將全文譯出，文中標題係由譯者自由插入，便利閱讀，並非原文所有。）

勳爵閣下：

我在柏林的最後兩個星期，時局的演進快極了，使我當時不能把牠作一個系統的敍述。當時的事實在記憶裏至今還很新鮮，如果允許我現在把這些事實敍述出來，那末也許能够引起閣下直接的注意，同時從歷史的眞實的立場上而言也能有所裨益。

可是這些最後關頭的策略，除了證實希特勒氏和國社主義的原則，表現希特勒氏和國社主義的方法與技術外，並沒有眞實的意義。我們對於最後幾個星期的時局如果要有適當的了解，那末必先把一九三九年八月以前的背景約略一提。

希特勒和國社主義是一個大國的戰敗和戰敗以後混亂和痛苦的反應之產物。國社主義的本身是一種

革命，是一種民族哲學思想。民主主義以國家爲人民而服役，國社主義却相反，以人民爲國家而服役，國家是一個無所不包的火神（Moloch），爲統治國家的個人而服役。

如果國社主義僅僅是對內的，那末外界祗要照個人的好惡批評，同情，或是僅僅帶着焦慮注視着就是了。德國的政府是德國人民的事情。等到德國國社主義的理論超過了牠本國的邊境，那末國社主義的哲學便超過符合和平的限度了。

希特勒的偉大成就

這個人恢復了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和嚴格的秩序，我們要否認這個人的偉大成就是沒有意義的。他在德國國內用以達到此種結果的暴君式的方法，雖然使人厭惡，但是這是德國自己的事情。希特勒氏的許多社會改革，雖然完全不顧個人的思想，言論和行爲的自由，可是都遵照着很進步的民主路綫的。例如「愉快而生力量」運動，留意民族體格的健康，尤其是勞動營的組織，希氏曾經對我說過，這種方法他是取法於保加利亞的。以上種種都是一個仁慈的獨裁政治的標準例子。國社主義及其動人的口號，對於一個辨識力尙不十分充分的青年，其吸引力之大也是不能否認的。關於這一類的許多立法在一個更新更好的世界中間仍能存在，在這個世界裏德國驚人的組織能力以及德國過去在科學上，音樂上，文學上，和文明與人道崇高的目的上，所有種種偉大的貢獻，又將佔有一個領導的地位。

大德意志（Great Germany）統一的本身也不是一個卑劣的理想。這是幾個具有最高理想的德國思想家的夢想，我們應該記得德意志到一九一四年還沒有成爲一個成熟的政治理想。一種很容易被人歪曲，和擴大到本國適當的合法的邊境以外的民族哲學，對於較弱的鄰邦雖然是一種重大的政治的危險品，可是

大德意志的統一是一種現實，是我們所必然會碰到的問題，正和其他一個現實的問題一樣，這便是德國在東歐、中歐和東南歐都佔有最重要的經濟地位。世界輿論所震驚的不是奧地利和蘇台德日耳曼人的併入德國，而是希氏用以促成合併的狂妄和可恨的方法，其實這種合併也許可以循正當途徑根據自由意志和既成的民族自決原則而和平實現。

如果希氏為德國而要求的權利，他也肯給予旁人，那末這個曾經經過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禍，而在此次戰禍中以尋求和平為目的的世界對於希氏所用的方法也許還能容忍。革命正像雪崩一樣，一發動便不能遏制，直到在牠們事業預定的終點上崩潰。希氏能否將國社主義納入正規，希氏是否成為他自己創導的運動的犧牲者，以及國社運動的越軌超過世界文明所能容忍的限度，是否由於希氏的自尊狂，那祇有讓歷史來決定了。

又撕破了一片紙頭

我們撇開這一點不談，一九三九年八月事件的眞正背景卻是本年三月十五日的佔領布萊格（Prague，）一個自由獨立的民族所艱苦和新近獲得的自由因此而被殘酷地破壞，以及希氏因此而故意撕破了他在不到六個月前所簽訂的慕尼黑協定。一九三九年的對德開戰，正像一九一四年一樣，是起源於德國的故意撕破一片紙頭。應用中世紀的野蠻行為逼害猶太人，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牧師送到集中營裏去受非人道的待遇，用一種歷史上空前的恣態在國內消滅一切個人的自由，在這種制度的罪惡之上又加上破壞自由議定的國際條約和希氏所堅決要求以適應他自己目的的自決原則。

在本年三月以前，德國政府張着德國民族的旗幟雖有國社主義「令人嫌惡的技術，」我們還是不能不

給德國以自主的權利，和從別人所享的同一原則中獲益。可是在三月十五日，德國的執政者殘忍地剝奪了捷克人的自由，樹起了骷髏和兩骨交叉的海盜旗幟，任意放棄了他自己民族純正的理論，眞相畢露，成爲一個沒有主義的歐洲和平自由的威脅。這位德國人比較不可愛的特性有二：一是除了他自己的見解以外，不能把一個問題的任何另一方面看一下，二是他不能了解中庸的意義，如果說在德國的中央，有一個敵對的波希米亞省（Bohemia）存在，是一個不能接受的建議，這句話人家是諒解的，可是希氏在視無辜的捷克人爲巨敵，和毀壞他們獨立民族自由權的中間，不能獲得一個適可的解決，自從希氏佔領布萊格，破壞了他和張伯倫氏成立的信誓以後，英國和全世界的反響，使希氏自己也覺得不安和非常驚異，這是我們有絕大的理由可以相信的。雖然他也許了解他技術上的錯誤，但是仍舊不能阻止他推行其他的計劃。

他推行着恫嚇政策

在本年初，德國當前的目的，除了捷克政治經濟的完全征服和恢復舊德屬殖民地外，便是但澤和美米爾，這一點我已經向閣下報告過。希氏以爲他如果將這兩個問題和布萊格同時解決，一般人對於他侵略和背信的憎惡也不會增加多少，他以爲民主國家非常厭戰，會接受任何既成的事實。如果一切事情在同一的時候幹起來，那末民主國家的衝動也會小一點。當時的衝動在事後便會慢慢地消沉下去，等到他獲取的東西穩固以後，他又可以再幹一下了。

立陶宛人看到他的用意，所以立刻爲恫嚇所屈服，割讓了美米爾，德國用同樣的方法施之華沙，可是波蘭人意志較堅。自從慕尼黑會議以後，關於解決但澤和波蘭走廊問題的談判始終在進行着。希氏佔領布萊格以後，便決定立刻解決但澤和波蘭走廊問題，於是里賓特洛甫氏便將希氏所欲加之波蘭政府的條件向波蘭大

使斷然提出。波蘭政府在三月二十六日提出覆文，拒絕接受「命令」，同時表示願意繼續自由和平等的談判。德政府在波蘭拒絕要求後，便採取威脅態度，波蘭政府鑒於此種態度在德軍大批動員以後也動員一部份軍隊。英國在三月三十一日對波蘭提出保障。

事實上三月十五日事件是一個急轉直下的關頭，以後發生的事件都直接起源於三月十五日事件。此後歐洲的任何小國無不悚然不安，怕國社黨的民族優越說將要弱肉強食並將有新的舉動。英國向波蘭提出保障後，又向希臘和羅馬尼亞提出片面的保障，英法政府不企圖誘致蘇聯政府參加反對侵略背信和壓迫的和平陣綫。國社黨政府在德國大獲勝利，把英法這種企圖視作所謂戰前英國包圍政策的復活。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簽訂以前，德國提出這種說法，作為喚起德國人民作戰的呼聲，很有效力。除此以外，國社黨的宣傳又分作兩個完全矛盾的路線，可是這兩條路綫，都是照時局的發展而有助於希氏的目的。第一條路綫便是不絕傳佈英國決不為但澤而戰的消息，其目的在使波蘭小國，和美國對於英國抵抗德國繼續侵略的決心失去和動搖信心。第二條路線便是說英國決心隨時向德國開戰，在德國變成一個太可怕的政治經濟敵人以前，把德國擊破。這兩種宣傳都是虛偽的，可是德國人是一個輕於相信的民族，所以第一種宣傳失敗以後，第二種說法便成為德國現有戰爭宣傳的基礎。

傳出大風潮的先聲

在八月初以前，時局的形勢雖然黑暗，和平陣綫的談判雖然無限期延宕，可是局勢還沒有到直接危險的階段。不過但澤的形勢非但沒有和緩的徵象，而且逐漸緊張。從三月底起至八月底止，華沙和柏林間一切個人的接觸都已斷絕。但澤自由市的整軍，在德人說來雖然完全是防禦性質，但是都可以變成進攻性質，但澤的整

軍亟亟進行着，德方又採取其他的步驟，足以表示德國想在該處促成突然的事變。波蘭人鑒於私運軍械大增，不得不另派若干邊防軍，增厚海關檢查員的實力。他們又採取若干經濟的對策來損害自由市的貿易。

更可慮的便是德國積極準備在八月二十七日舉行丹倫堡戰役的二十五週紀念，有一艘德國的軍艦也預備在這一天駛往但澤，顯然也是去參加紀念會的，我早在七月間已向閣下報告，請你注意這種可疑的準備所包含的威脅成分，這種準備和希氏借着一種響亮的藉口用以應付一切事變的一貫策略，非常相像。

大風潮的先聲在八月四日第一次聽見。在但澤東普魯士邊境的四處口岸波蘭海關檢查員得到通知，此後不得執行職務。波蘭政府感於波蘭在但澤的權益漸被侵害，表示震驚，波蘭駐但澤市行政委員長（Polish Commissioner General）便立刻接到訓令，向但澤參議會提照會一項，警告但澤參議會，如果海關檢查員的職務被阻，必然引起波蘭政府最有力的反應。但澤參議會後來提出答覆，否認發過波蘭方面所傳的訓令，但是德國政府便說波蘭向但澤提出最後通牒，八月九日德外長將口頭照會一項交與波蘭駐德代辦。這項照會警告波蘭政府，此後如向但澤市提出最後通牒性質的要求，或包含採取報復辦法的威脅，那末立刻便會使德波的關係緊張，其責任應由波蘭政府負之。波蘭政府在次日也提出類似性質的口頭照會，以為答覆，否認德國有干涉波蘭和但澤間事件的合法權利，並向德國政府警告，「德政府如再干涉侵害波蘭在但澤之權益，即以侵略行為視之。」

白隆培司令的婚姻

我深信波蘭政府這句話比任何事物更有效力，引起了希氏腦中的最後心理鬥爭，世界和平的存亡關鍵便繫在希氏這種心理鬥爭上。當德國和歐洲的命運握在一個不負責任的個人手中的時候，世界和平存亡的

關鍵始終繫在希氏這種心理鬪爭上。

任何一個獨裁者的悲劇便是當他前進的時候，他的心腹便一定會逐漸星散。因爲沒有發言的自由，所以獨裁者便損失了他最有益的僚屬的輔助。他不能容受一切的反對，於是敢發表反對意見的人都一個一個星散了，結果他的週圍祇剩下一些唯命是聽的人，他祇能容受這等人的媚言和勸告。在我一九三六年的時事報告裏，我曾經請閣下特別注意，因爲白隆培將軍（Blomberg）的結婚而引起重大的不幸的結果。我現在更深信這次小事件發生了重大的禍患，因爲這次小事希特勒身邊比較中庸而獨立的顧問，像白隆培，司令牛賴特男爵(Baron Von Neurath)，弗里志將軍（Fritsch）貝克將軍（Beck）等等人物都去職了。去年二月以後，希特勒氏更其不受外界的影響而獨斷獨行了。

據我看來，人們往往誇張了里賓特洛甫，郭培爾，希墨勒以及其他數人的惡勢力。這種勢力也許是一向惡劣的，但並不是因爲牠具有暗示的緣故，因爲政策是由希特勒氏一人決定，也不是因爲牠祇有歌誦和鼓勵，而是因爲當希特勒氏表示猶豫的時候，這些國社黨中的極端分子便立刻虛造故事，驅使希氏採取他自己有時也不敢冒險的步驟。他們最簡單的方法便是利用被統制的報紙。因此去年九月間發生的事情在今年三月間和八月間又重演了。郭培爾博士的宣傳機關便是這些極端分子手頭的工具，這些極端分子恐怕希氏在貫澈他最終目的的步驟行動得太慢了。

德軍決定進攻波蘭

一九三六年捷克虐待少數日耳曼民族的故事又幾乎一字不改地拿來說波蘭人。我們看了德波間的極度緊張狀態，那末這種傳說的一部分必然有若干根據。德僑個人和日耳曼少數民族的官員的確熱烈過分，但

是虐待，沒收財產，暗殺一類的故事也張大其辭了百倍。希氏自己對於這種故事的眞實相信到如何程度，我們祇能加予臆測而已。但是德國人處處極易相信他們所希望相信的事物。當然希氏似乎眞的相信這種故事而發為動作，縱使有人勸告他這種故事值得懷疑，可是這種故事祇能使他的怨恨益劇，達到頂點，這是他自己或是他手下的極端分子所希望的。

在八月八日以前德國報紙反波蘭的論調已經和緩得多了。在八月八日以前，最大的公敵是英國以及所謂包圍政策。

希氏善於利用事件來適合他自己的目的，所謂八月四日波蘭致但澤參議會的最後通牒和以後外國報紙的言論，說但澤「讓步」正給予希氏所需的機會。八月四日的波蘭照會成了八月九日德國口頭照會的藉口，又因為德國於八月九日向波蘭提出口頭照會，所以引起了八月十日的波蘭覆文。在這互換外交公文的當兒，國聯駐但澤市高級委員布克哈德博士（Dr. Burckhardt）飛貝許德斯加登鎭作最後努力，希望把但澤問題圓滿解決。他在八月十一日謁見希氏，當時齊亞諾伯爵正和里賓特洛甫氏在薩爾斯堡會面。

希氏和布克哈德博士會見的時候，他的態度似乎是强硬的，可是我深信如果希氏當時已經見過八月十日波蘭覆文中最後一節的原文，那末他的態度一定更其强硬，此項覆文於八月十日在柏林交給德國外交部。但是當布克哈德博士去後，齊亞諾伯爵接着到貝許德斯加登鎭來晉謁希氏的時候，希氏已經知道波蘭覆文中最後一節的內容了，所以意外長斡旋時局的善意便全無效用。一九三八年希臘悲劇必然的結果又顯現了，八月十日的波蘭覆文和齊亞諾伯爵的晉謁希氏便是這種結局的一個顯著的例子。齊亞諾伯爵回到意大利後，大概隔了一天，意大利的駐德大使便匆匆被召返國。

事實上希氏的忍耐已經破裂了，我在八月十八日呈閣下的電文中已經得到一個具體的結論，便是如果

要保持和平，現有的局勢不能聽牠繼續下去，避免戰爭的唯一方法便是採取一種直接的調解行動。關於這一點我以前已經建議過就是首相應該寫一封私信給希氏，派專員從倫敦送來。兩天以後我又有電文呈閣下，我說我深信希氏已作最後決定採取某種方式的直接行動求一解決，我同時又請閣下注意德軍以慶祝丹倫堡戰役爲護符，在東普魯士集結的兵力益加增厚，我又表示惶慮，恐怕這次慶祝也許成爲希氏所欲採取行動的起點。我深信這便是希氏原來預定的意旨。

八月二十一日我得到情報，等待已久和非常祕密的德軍集中已在進行中，德當局已發命令在八月十二四日集中完畢。我當時所接的報告中竟說德國已定八月二十五日進攻蘭波。

八月二十一日深晚

關於這一點我預備以後再說，現在我必需要說一說八月二十一日深晚所爆發的一顆炸彈，這便是德蘇訂立互不侵犯公約的談判已經完畢，和里賓特洛甫氏將於二十三日飛往莫斯科簽字的消息。

這個祕密保守得很嚴密，在德國方面祇有幾個人知道。我們知道德國的相對談判在夏季一季始終進行着，但是自從英法軍事代表團眞的到了莫斯科以後，預料此種相對談判已經放棄。關於這個題目的評論除了德蘇互不侵犯公約對於德國人民的影響以外，不在本報告書範圍以內。德蘇互不侵犯公約的宣佈，對於柏林人民的第一個印象，便是人心大爲寬和，一部份是因爲可怕的蘇聯的空軍威脅已經解除了，但是特別重要的便是德國人民的頭腦已經深受郭培爾氏宣傳的影響，他們相信英蘇的談判實際上是一種包圍策略，以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爲目的，現在蘇德既已訂立互不侵犯公約，和平當然已有保障，因爲他們相信英國沒有蘇聯的援助，便不會爲但澤或波蘭而戰。德國人民對於希氏不流血而達到目的的能力又重新確立了，可是德國人

民的滿意是短時間的，等到他們知道英國對波諾言並不依賴蘇聯的援助時，他們知道這是一個大的騙局。參加過國社黨反共產主義戰爭的人們看見這個時局的激變，更其感到莫明其妙。國社黨民族純正的理論已經在三月間放棄，到了八月間國社黨的第二個基本原則也同樣地被拋到垃圾堆去了。在大多數德國人看來，傳統的舊敵人是蘇聯，又因為蘇聯對於民主國家背信，所以蘇聯雖然對德表示善意，他們對於蘇聯誠意的信心還是不能大為增加。但是從外交策略上講，德蘇公約是非常成功和驚人的，但願這種勝利將為得不償失的勝利，像大多數的外交勝利一樣。

當時里賓特洛甫氏正預備飛往莫斯科，我在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將近九點鐘的時候接到閣下的訓令，要我立刻把張伯倫氏的私信面交希特勒氏。我立刻和德國外交部接觸，當晚約定明日晉見希氏。我在八月二十三日晨九時三十分離柏林，由部長和海威爾氏（Herr Hewel）伴往，德外部為我預備了一架飛機。

我大約在日午抵薩爾斯堡(Salzburg)，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一時在貝許德斯加登鎮（Berchtesgaden）和希特勒氏作第一次會見，在座的有威治塞克男爵（Baron Von Weizsaker）和海威爾兩氏。希特勒的覆函，張伯倫氏的私信，我報告和希氏兩次會見的電文已載致國會的藍皮書中，在此項藍皮書中又載有關於波蘭關係和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英德開戰的文件。

我在這裏祇要指出張伯倫氏私信中的三個要點，其他不多贅述，張氏私信中的三個要點便是：（一）堅持英政府履行對波義務的決心。（二）如果和平空氣可以建立，那末英政府準備談判英德間一切未解決的問題。（三）在停戰期間英政府希望德波間立刻進行直接談判，解決雙方待遇國內少數民族問題。

希特勒氏在八月二十三日提出的答覆中，他宣佈說，英國的決心援助波蘭，不能改變他的政策，他的政策已在八月九日德國致波蘭政府的口頭照會中說明，他甚至準備接受一種長期的戰爭，卻不願犧牲德意志民

族的利益和榮譽，如果英國堅持牠本國的動員措置，那末他將立刻下令，動員全部德軍。

希特勒的藝術與趣

我那天和希氏第一次會見的時候，希氏的態度異常興奮。他說到波蘭人和波蘭的態度應由英國負責的時候，他的言語是劇烈的，攻訐的，和誇張的，例如他說到有十萬個德國難民從波蘭逃出來，其實這個數字至少比事實大上了五倍。使他將這種數字信以爲眞的，是別人還是他自己，我不能斷定。等我第二次會見他的時候，他將覆文面交給我，他已經恢復了他的鎭靜，但是態度的强硬還是沒有稍減。他對我說，他再也不能信任張伯倫氏了。他說他願意在他五十歲的時候作戰，而不願到了五十五歲或是六十歲時作戰。他常常深信和英國親善是可能的，也常常在尋求這種可能性。他說他現在才知道和他意見相反的人是對的，如果英國的對德政策不完全改變，那末他再也不能相信英國有對德親善的任何誠意可言。我對他最後的一句話，便是說從他的言語推斷，我担任駐德使節的任務已經失敗了，我對於這種失敗，非常引爲遺憾。

當天晚上我從貝許德斯加登鎭飛返柏林。首相的私信以及我向希氏所陳述的話，無論說得如何直接和坦白，事實上我並不希望希氏的心能够動搖。我覺得照他的意見，德蘇公約的成立已經造就了一種有利於希氏計劃的形勢，我相信他的意旨已經決定了。希氏雖然說到他對藝術素有興趣，很想滿足他的藝術興趣，可是我所得的印象，却是這位上一次大戰中的伍長，更願證明他可以成爲下一次大戰中征服他人的總司令。

可是我的貝許德斯加登鎭之行也許將事變的發生展緩了一個星期。里賓特洛甫氏挾着他簽了字的德蘇協定飛返德國，希特勒氏也在八月二十四夜間回到柏林。我有某種理由相信德軍攻入波蘭的命令，確實預定八月二十五日夜間開始進攻，不過這一點我還不能證實。否則我們便沒有方法說明八月二十六日和二十

七日種種命令和措置的理由。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柏林和倫敦巴黎的一切電話交通突然斷絕了幾個小時。丹倫堡戰役紀念會在二十六日取銷，紐倫堡的國社黨大會是在八月二十七日取銷的。各國駐德的海軍，陸軍，空軍武官沒有預先得到德國陸軍部的許可，一律不准離開柏林。德國各地的航空站從那天起都封鎖起來，整個德國變成了一片禁地，除了正常的民用航空線以外，禁止一切飛機飛行。德國國內的一切航空也都停止。而且從二十七日起德國全國實行食糧和其他貨物的分給制。實行分給制的措置對於大衆是一種沮喪的辦法，德國竟在戰事爆發以前採取此種措置，我們很難解釋，除非我們假定戰事已經在八月二十六日爆發。

據我想像事實上也許是這樣的，希氏因爲接到張伯倫氏的私信所以曾作最後的猶豫，撤銷他發給陸軍的命令，不過其他的措置却任其自由進行着。但是使他發生最後猶豫的不是戰爭的恐怖。他對於自己所重新建立的偉大的陸軍和空軍，具有無限制的信心，以波蘭而論，他當然不反對把他的陸空軍試驗一下。他向我說，東線的戰事可以在兩個月裏結束，如果英國竟愚蠢得敢反對他的計劃，那末他將傾一百六十師軍隊，進攻西線。他的猶豫是想作最後努力拆散英國和波蘭。姑且不要去管牠是否如此，在八月二十五日十二時四十五分左右，我接到信息，說希氏希望在下午一點三十分在總理公署接見我。在這次會見中他向我提出口頭照會，此項照會已經在藍皮書中發表。

概括言之，希氏在這項照會裏所提出的建議可以分爲兩點：（一）德波間的糾紛有立刻解決的必要。（二）提出德英親善或締結同盟的最後建議，我和希氏此次會見時間在一小時以上，里賓特洛甫氏和斯希米特博士（Dr. Schmiat）都在座。希氏談話的時候保持冷靜的態度，又顯然含有誠意。希氏說爲了良心的緣故，他的建議是獲求德英親善關係的最後努力，他又表示，我應該攜着他的建議飛往倫敦。我回答他道，雖然我極願考慮飛往倫敦這回事，但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我應該十分明白地告訴他，英國不能對波食言，我們雖然

極願和德國成立較好的諒解，可是這種諒解祗有在和波蘭談判解決的基礎上始爲英國所願成立。

英波公約觸怒希氏

希氏這種最後的姿態無論其眞意如何，總是不能置之不顧的，所以我於得到閣下的許可以後便在次日，即八月二十六日清晨飛往倫敦，乘的是德國替我預備的一架飛機。英國政府對於希氏的建議費了兩天時間，予以最充分最審慎的考慮，我在八月二十八日攜着英國的覆文飛返柏林。英國覆文中重申英國對波義務，並宣稱波蘭政府準備和德國政府舉行談判，在保持波蘭主要利益和最後成立的解決獲有國際保障的基礎上，願對現有爭端作一合理的解決。英國政府又提議第二步德波政府在這種基礎上開始直接談判，並採取直接步驟，緩和少數民族待遇問題上的緊張關係。英國政府又保證盡力使德波間獲得雙方滿意的解決。同時希望此種解決能够促成英德間的談判，達到兩國所希望的更廣大更完全的諒解。最後又講到限制軍備問題，英國政府又指出，波蘭問題能够獲得公平的解決，可以開闢世界和平的途徑，不能獲得公平的解決足以破壞英德兩國間樹立較好諒解的希望，同時足使全世界淪入戰禍。

我在敍述八月二十八日晚上飛返柏林後的經過以前，我必先把我和希氏在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一點三十分會見以後的經過約略一說。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點鐘希氏接見法大使，交給他一封信，囑他轉交法總理達拉第。信中大意是說德法並無爭議，希望法國不再援助波蘭。於是有法政府的莊嚴的答覆，此項答覆是在八月二十七日公佈的。當時有教皇和美國總統向德波政府和其他各國發出和平呼籲結果祗有波蘭政府提出善意的答覆，德國却絕少予以考慮。

八月二十五日英波公約在倫敦簽字。英波公約雖然已經談判了幾個月，可是英波公約的簽字却使希氏

大爲震怒，他立刻將這件事情認爲英國政府對於他所提照會的答覆。他的立刻答覆便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晨宣佈任命孚施德氏(Herr Forster)爲但澤邦元首，同時德軍集中預備侵波的措置也開始進入最後階段。

時局空氣並不惡劣

此後在我攜着英政府覆文飛返德國任所以前，有兩天沉靜的時期。我在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離倫敦，下午十時三十分希氏在總理公署延見我，我便把英政府覆文和德譯本一并交給他。我和希氏此次談話詳情已於當晚向閣下報告。在此次會見中，希氏的態度又是友誼的，明理的，對於我帶來的覆文似乎並無不滿意的地方。不過他說他必先將此項覆文詳細研究，然後明天將書面答覆送給我。

我在這裏要提出一點，便是當晚和我再度晉謁希氏，收到他覆文的次晚，德方竭力把禮節顯得非常隆重。當我要晉謁希氏時候，總理公署外面有大批羣衆，絕無表情地等候着，再有一隊儀仗隊也在總理公署大門口的院子裏等着我。因爲外面有相反的傳說，所以我極願趁這個機會來證明一下，便是在這緊急的幾星期中我和我的下屬始終受到一切德國人最有禮貌的待遇。祗有一次是例外，這一點讓我以後再說。

據我在八月二十九日全日接到的情報看來時局的空氣並不惡劣，並且可以預示希特勒氏願與波蘭舉行直接談判。二十九日晚上七時十五分我被召晉見希氏，可是希氏的態度已較昨天晚上不合理得多，所以我有點失望。德國報紙的午刊上載着有六個德僑在波蘭被暗殺的消息，這個消息也許是極端分子恐怕希氏示弱而故意揑造出來的，這個消息和波蘭總動員的消息也許使希氏不安起來。當希氏將覆文交給我的時候，我覺得希氏不妥協的態度比以前更其明顯了。我把他的覆文詳細地讀下去，他在覆文中雖然重申他對於整個波蘭走廊和但澤的要求，可是我始終不發一言，後來我讀到最後一句的時候才不得不發言了，原來他在此項

覆文中，勉强同意和波蘭舉行直接談判，其所以同意此點，僅僅是爲了表示德國有和英國保持永久友誼的誠意，然後他在最後一句中說「德國政府希望在次日，星期三，即八月三十日波蘭能够派全權代表抵達柏林」。我向希氏指出這一句話很像是一種最後通牒。可是希氏竭力否認，里賓特洛甫氏的意見也和希氏相同。據希氏說，這句話不過是重視時局的緊急，非但因爲兩個動員的軍隊對峙着有發生事變的危險，而且因爲德僑在波蘭被人屠殺，也有發生事變的危險。關於德僑被殺問題，希氏說，「我不管德僑在波蘭有多少人被殺。」我覺得英國政府和我自已都有爲人道自願提出反駁的必要，所以我便提出熱烈的駁覆，此次會見中以後的部分，是帶着劇烈爭辯性質的。但在此次會見結束的時候，希氏約略申述他常常具有誠意作獲得英國友誼的努力，尊敬英帝國和愛好一般英國人，據我的意思，希氏這番話是十分誠實的。

歷史家的研究對象

我想在這裏插入一句話，這句話是重要的，我們要說的便是希氏常常說願和英國保持友好關係，希氏這句話的確是一種誠實的信心。將來他會成爲歷史家和具有心理學眼光的傳記家的絕好研究對象。他們會提出非常不同的解釋，如果我在本報告書中詳論希氏的心理狀態和性格，既非其地，又非其時。不過我想他一方面愛慕不列顛民族，一方面又嫉妒不列顛民族的成就和痛恨他們反對德國過度的野心，這正和其他許多德國人的態度一樣。希氏在孜孜不倦地討好英國，這句話並不說得過分，因爲英國一方面代表北方民族（Nordic Races）中的貴族和最成功的民族，一方面又是希氏所抱德國征服歐洲的遠大計劃上的唯一危險障礙物，這一點在他「我的奮鬥」一書中表現得很清楚，他雖然覺得時常從英國方面受到挫折，可是他仍舊努力着，直到最後一刻爲止。天才們是特異的人物，除了其他的特點以外，希氏一方面具有聰明的計算，一方面又具有一種劇烈而自傲的衝動，這種衝動是因爲怨恨而發生的。他有聰明的計算，所以尋求英國的友誼，他有劇烈

而自傲的衝動，所以他和英國開戰。再者，他又深信他的怨恨是完全合理的。他不能理解他所用的軍事和警察的暴虐手段爲什麼和英國個人和民族自由的理想相衝突，他又不能理解，爲什麼英國不許他在中歐東歐採取自由行動，征服較小而在他看來便是較劣的民族，使他們受制於較優的德國統治和文化。他深信可以用締結同盟的建議，和對英帝國的保障來收買英國，使英國同意他自己遠大的計劃，英國的此種同意，是使他野心能够成功的必要條件，所以他不斷地努力着，想得到此種同意。可是他完全不能了解英國人傳統的道德，人道和自由觀念，這便是他絕大的錯誤。

我還須提出一點，就是希氏致英政府覆文中的最後一節，說明德政府將立刻起草解決波蘭問題的建議，如屬可能，德國將以此項建議方案在波蘭代表抵德以前，先向英政府提出，當時我便將德照會的全文電告閣下，到八月三十日清晨四時，我就將閣下的臨時覆文送交德國外交部，英政府的臨時覆文中，說明德國照會將由英政府詳細考慮，但又說明希望英政府能够在二十四小時內，使波蘭代表一人抵達柏林，是一件不合理的事，德政府不能作此種希望。

三十日下午我接到致德政府的三項文書，第一項是張伯倫氏致希氏的私信，通知希氏英政府已請波蘭政府避免邊境事變，所以也請德政府採取同樣的預防措置。這封私信我附在當天下午致德外長的私函中送達目的地。第二項文書是同樣性質，通知德政府英國已向波蘭提出約束的勸告，所以也請德政府同樣約束。第三項文書指出德方要求波蘭派遣全權代表到柏林來收受德國的建議方案，是不合理的，同時提出建議，請德國政府遵照正常手續，邀請波蘭大使，將德國的方案交給波大使，轉致波蘭政府，以備雙方進行談判。第三項文書又知照德政府，德政府曾經允許將詳細方案送交英政府，如果此項方案有合理的基礎，那末英政府願向波蘭盡力斡旋，便利德波談判的舉行。英政府的善意，事實上表現得已很明白，如果希氏有希望和平解決的誠意，

那末達到和平解決的折衝似乎很有轉機了。

我和德外長約定在晚上十一點三十分會見他，將英國方面的文書遞交。在快到十一點三十分的時候，我又接到英政府對於八月二十九日德國照會所提出的密碼覆文。所以我就向德外部請求將我和里賓特洛甫氏會見的時候展緩半小時，以便譯述英政府的密碼覆文。英政府覆文中的最後幾節表示英政府雖然充分認識波蘭迅速舉行談判的必要，但同時請求雙方在談判期間，務使侵略的軍事行動不要發生。英政府又表示如果德政府可以提出相同的保證，那末英政府深信波蘭政府必能提供此種擔保。英治府又建議關於但澤的一個臨時辦法，使發生事變的危險可以避免，此種事變足使波蘭關係更爲困難。

一次不愉快的會見

我剛巧在午夜晤見里賓特洛甫氏，在午夜以前德政府表面上希望有一個波蘭代表能夠到達柏林，希望一個波蘭的全權代表，能夠自已到柏林來談判，德方的建議，而德方建議的基礎，他甚至在事前一點都不知道，這種希望是完全不合理的，要說希氏和他的外交部長竟沒有了解這一點，實在不在情理之中，所以我在這裏用「表面上」三個字。料想陸軍領袖們曾經向他們的元首表示，就是延遲了二十四個小時，也許會發生惡劣的天氣，使德軍迅速攻入波蘭有被阻的危險。但是縱使陸軍領袖們有過此種表示，我們也祇能作以下的結論，便是德方建議的本身就是一種烟幕，是用以欺騙全世界人士的，德政府從來沒有重視牠的意思。

我們且不要管牠是否如此，當希氏在和平和戰爭兩者中間必需擇取其一的時候，他的態度也是並不溫和的。這可以從里賓特洛甫氏的態度反映出來，里氏在那晚接見我的時候，自始至終都含着劇烈的敵意，我把公文逐件交給他的時候，他的敵意便更其劇烈。他常常從椅子上跳起來在一種極度興奮的狀態中問我還有

什麼話要說，我的回答總是說還有話，如果我的態度也像他的態度那樣不友誼，那末我有充分的理由要向他說老實話了。當我向他說，我會將他所說的話和評論報告我政府的時候，他稍爲鎭靜一下，他說他的話和評論是他個人的意見，事情還是要由希氏決定。說到邀請波蘭大使來看他的時候，他憤憤地說，這件事完全出乎想像以外，而不能容受的。

我將各項文件交給他以後，他取出了一項冗長的文件來，用德語向我宣讀，或者可以說用一種極端着惱的神氣，向我儘快急誦一遍，這項文件一共包括十六項條款，我祗能聽懂六七條的大意，可是如果不將原文詳細研究一遍，那末就是這幾點大意是否絕對聽得準確也不能保證。當他讀完以後，我照例請他讓我閱讀。可是里氏却斷然拒絕，用一種輕視的姿勢，把這項文件向桌上一擲，他說現在已經過期，因爲沒有波蘭代表在午夜到達柏林。我說那末八月二十九日德國照會中的這句句子，雖然希氏和里氏斷然否認，事實上便是一種最後通牒。關於這一點我已經在昨晚請他和他的元首注意過。里氏對於我這句話的回答，便是所謂最後通牒不過是我想像中的虛構而已。

希望重演奧捷故事

我並不想重視這次會見的不愉快性質。因爲時機確是緊張關頭，里氏的興奮是在情理之中的；不過據我看來，里氏故意拋棄了和平解決的最後機會，逢到這種災禍竟能無動於衷實在是難能的。我在這裏祗要補充一點，便是我不曾和里氏談判過德國建議中的任何一項，因爲他斷然拒絕談判。這和後來德國報紙所載的完全相反。里氏曾經把德方的建議讀給我聽，這是事實，可是他讀得我一點也聽不懂牠的意思。

我當晚回英大使館的時候，覺得和平的最後希望已經消滅了。可是我仍舊在深夜兩點鐘會見波蘭大使，

向他約略報告一下我和里賓特洛甫氏晤談的經過，故意說得溫和一點，我說割讓但澤和波蘭走廊舉行公民選舉是德方建議中的兩大要點，並且說，據我看來，以大體而言，德方的建議，還不完全不合理，所以我向他建議，請他向他的政府建議，由波蘭政府立刻建議史密萊里資元帥和戈林元帥舉行一個會議。我又覺得非加上這一句不可，便是如果和里賓特洛甫氏舉行談判，我想決沒有成功的希望的。

當時波大使李潑斯基氏（M. Lipski）雖然保證將我的建議向他的政府提出，但是也許無論如何已經太遲了。事實上要希特勒氏不用暴力，祇有一個方法，便是波蘭派遣全權代表一人，像許舒尼格博士（Dr. Schuschnigg）和哈嘉總統（President Hacha）一樣，謙卑地來會見希氏，在空白的地位上簽字，造成了希氏更大的光榮。而且這種行動也非立刻辦到不可。陸軍方面祇問着「是」或「否」，因為陸軍計劃成敗的關鍵，大部分就在迅速佔領波蘭和儘早結束東線戰事。否則恐怕隨時會發生惡劣的天氣，成為波蘭抵抗德國高度機械化部隊最佳的防禦工事之一。而且希氏曾在八月二十五日猶豫一下，所以一個星期又過去了。

戈林元帥整日活動

我想八月三十日夜裏希氏的腦筋中一定有諸如此類的念頭。所以當我在八月三十一日早晨接到某項可靠情報時，並不感覺驚異。我所接到的可靠情報，便是說德國已經眞正決定，如果沒有波蘭全權代表在正午或是下午一時以前到來，那末就下令進攻。我相信這個情報是準確的，雖然以後又有短時間的展緩，可是我却以為這種展緩是由於義大利政府所作最後努力，想使希氏避免戰爭的緣故。

我同時又從另一方面接到情報，知道了德方建議方案的詳情內容，雖然不能證實，但是比較具體。我便將所得的情報交由英大使館參贊通知波蘭大使，波蘭大使便將一個下午化在和華沙通電話上。大約在三十一

日中午我將英政府照會一項轉交德外部，此項照會通知德國政府，波蘭政府已經採取步驟，經由駐在柏林的波蘭大使準備和德政府接觸，同時英政府要求德政府同意對於但澤立即採取一種臨時辦法，並且建議以布克哈傳博士爲居間人。我沒有接到德方對該照會的覆文。可是德方的行動又展緩了十二小時。波蘭政府已經授權駐德大使和里賓特洛甫相接觸，而希氏却在等着看波蘭大使李潑斯基帶了什麼公文來。事實上，希氏所認爲問題者就是李潑斯基氏是否由波政府授權有與德方進行和結束談判的全權代表資格。要希氏展緩他的行動，祗有波蘭政府履行此項條件。希氏的軍隊已經準備行動，必需給波蘭一個教訓，波蘭必須低首屈服，否則就施以鞭撻。

這天日裏戈林元帥很活動。我想戈林元帥自已一定是主張和平解决的，可是在這種事件上，祗有希特勒才有決定之權。戈林元帥無論他個人的主張如何，他不過是他主人底下一個忠實服從的僕役。再者，一年前他曾經具體地主張和平，也許這一次再要主張和平有所困難了，可是他仍舊邀我下午去會見他，我便在當天下午五時和與傑維福庇斯爵士（Sir C. Ogilvie-Fordes）去見他。因爲我曾經聽見里賓特洛甫氏所不願給我看的建議方案原文，德方將於今晚公佈，所以我第一句話便是向戈氏指出，此種行動恐怕會使和平的最後希望歸於消滅，請他竭力設法阻止德方公佈此項方案。戈林元帥的回答便是他不能干涉，德政府覺得必需將建議方案向全世界廣播，證明德國的「誠信」。

預知最大惡兆到來

我們此次會見有兩個小時，戈氏把大部分的時間談到波蘭人的罪惡，希氏和他自已對於英國友誼的希望，以及此種友誼對於全世界的利益和對於英國的優勢。這是一次沒有結果的談話，我覺得他的話從他自已

方面說，是完全眞實的，但是這種話我以前是聽慣了的，其主要意義是在教訓聽他話的人。在這個關頭，戈氏還能夠費了這許多時間和我談話，所以我預知最大的惡兆就要到來。幾日前他被任爲新成立的德國國防委員會，或戰時內閣的主席，他在這個關頭決不致有時候來談話，除非一切已經完全準備就緒，等待動作。

德國國防委員會的組織可以證明希氏的聰明。他選擇國社黨領袖中最受人尊重的幾個，如弗列克氏（Herr Frick）萊墨斯博士（Dr. Lammers）、芬克博士（Dr. Funk）充任委員，以上幾個人物和戈林元帥自己可以說是國社黨領袖中最受一般人民擁戴的人，他選擇這幾個人來充任委員，想獲得德國人民的信心。最壞的極端分子和最不受人民擁戴的人都不受他選擇。他預備將比較不受人們嫉忌的工作給這班人幹，例如和中立國折衝，組織內部，和殘酷地壓制國內任何的不滿。我和戈氏此次談話所得的一般印象便是此次談話，事實上便是戈氏想離間英波所作瀕於絕望的最後努力。當戈氏聽了電話回來對我們說，李潑斯基氏已經去看里賓特洛甫氏的時候，他的態度似乎是誠意的。他似乎希望德波之間祇要能夠發生接觸，那末戰爭也許根本是不必要的。可是李氏的會見德外長完全沒有結果。李氏說，他不過以大使資格會見里氏，沒有討論或是商議的全權，他向德外長提出一項簡短的牒文，牒文的內容便是說，波蘭政府對於英政府主張德波直接談判的建議正予以善意的考慮，在最近的將來將向德政府提出正式覆文。李氏沒有問及德國的建議方案，里氏也沒有表示將方案提交李氏。他們這次會見祇有幾分鐘。

發出進攻波蘭命令

那天清晨我搖電話給德國的國務部長，指出德政府曾經允許將建議方案通知英政府，現在我尙未接到德政府方案的正文，所以請他再通知里賓特洛甫氏把德國的方案交給我。我到那天晚上才接到威治塞克男

爵的通知，請我九時一刻去會見他，德方又有類似的通知送給法大使和美代辦請他們在九時三十分和九時四十五分去見他。我準時去見威治塞克男爵，接到他給我的建議方案還附帶一份說明書。這兩種文件都已經在下午九時廣播過，所以我就問威氏，他現在把德國的建議方案交給我是什麼想思。威氏說，他不過執行他的訓令，他不能向我再講什麼話。我祇能從這個答覆中推想希氏已作最後的決定。我就在當夜起草一個電文給閣下，由我再提出任何建議，已經完全沒有用處，因爲任何建議總跟不上事態的演進，所以我們唯一的方法便是表示我們以武力抵抗武力的不可動搖的決心。事實上進攻波蘭的命令是在那天晚上發出的，到九月一日清晨，德軍便不宣戰而越過邊境，德國空軍便出動轟炸波蘭的飛機場和交通線。

希特勒的一貫技術

德當局所作的一切措置都遵照希氏一貫的技術，向德國人民證明波蘭人是侵略者，不是被侵略者。九月一日早晨七時英大使館又接德國諷嘲的通知，說但澤灣已經封閉，不通航運和飛行，因爲德方有發生軍事行動的可能，用以抵抗「波蘭海空軍的敵意攻擊。」戈林元帥也給我一個通知，說波蘭人已在德臬（Dirchau）將維斯吐拉河上的橋樑炸去，同時希氏自己也向德軍發表宣言，說波蘭已經拒絕他提出的解決方案，而訴之戰爭，留德波僑正受血腥恐怖的殘害，波蘭人不願再行尊重德國的邊境，德國的報章都重述波蘭首先啟釁的謊話。德國議會原定當日下午十時三十分開會，希氏便準時出席，向議會宣佈他已經「被逼而拾起武器保衛德國。」事實上局勢已經決定，再也不會有過一次更故意更審慎計劃的侵略行爲。

那天深晚我接到閣下的訓令，通知德政府，德國的行動已經造成各種條件，英法政府在此種條件之下，必需履行其援助波蘭的諾言，英政府除非接到滿意的保障，德政府已經停止一切侵略行爲準備將軍隊從波蘭

境內撤退，否則英國政府將絕不猶豫，履行其對波義務。我反接到閣下訓令，要我向德政府要求立刻答覆，如果德方要求解釋，我有權提出解釋，便是英政府此項照會係警告性質，不能認為最後通牒。

把罪責都推給波蘭

我在當晚九時三十分將此項牒文用書面面交德外長。里賓特洛甫氏接到此項牒文時，不作其他評論，他祇有表示，罪責全在波蘭，波蘭先動員，波蘭先用正規陸軍侵入德國。他並不詢問牒文的性質，他祇說他應將此項牒文送呈元首。我說，我知道必需送呈元首，我隨時在等候德總理的答覆。法大使也接到訓令，向德政府提出類似性質的牒文，他在我會見里氏以後，也立刻會見里氏，面交牒文，也得到一個同樣的答覆。

我在當日中午過後，遵照閣下的訓令，正式請求美國代辦，如果發生戰爭，請他照料英國在德利益。我將一切密碼和機要文件焚毀，大使館全部職員都離開他們平時的寓所，集中於大使館，或是館旁的埃特倫旅館。一切手續都以最高的效率進行，將紊亂減至最低限度，這應該完全歸功於大使館非常優秀的全體職員的組織和幹練。最大的責任是由首席法官霍爾曼擔負的。

義大利的最大關懷

九月二日是一個懸念不安的日子，我們聽到消息知道德國雖然派大批軍隊向波蘭突然進攻，德國的空軍和機械化部隊，也較波蘭優越得多，可是波蘭已作勇敢的抵抗。這天沒有接到德政府對於英法警告的覆文。在另一方面義政府又作一次努力想挽救時局。義大使到德外部去的時候，乘便在中午來訪我。愛托列可氏（Signor Attolico）對我說，他必需立刻知道一件事情，便是我在昨晚送交里賓特洛甫氏的牒文是否

最後通牒。我回答愛氏說，如果里賓特洛甫氏問我這一點，那末我有權告訴他，這不是最後通牒，而是警告，可是里氏並沒有問我這一點。我又向愛氏說，我知道義政府已經提出停戰和立刻召集關係各國舉行會議的建議。關於這一點，我又向愛氏說，我覺得應該表示，如果德軍不同時全部退出波蘭領土，那末此項建議決不能夠接受。義大使說，我的意見不能代表英政府。我承認他的話，但是我又說，我並不覺得我們自己和波蘭有接受比上面所講更讓步的建議的可能。我不知道德政府對於義國此項建議有否答覆。但是我很願在這裏紀錄一下，便是去年和今年為和平而工作得最努力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及得來愛氏。他作此熱誠的努力時絕對沒有一點自私心。

最有吸力的是戰爭

事實上，從希特勒氏方面講，時局的解決祇有兩條路：便是用武力，和表現武力而達到他的目的。「如果你希望用談判的方法來達到目的，那末你必需更強一點。」這是希氏今年向晉見他的某外國政治家所講的話，這句話表示了希特勒策略的最簡明的方式。這正和他在一九三八年九月間所表現的完全相同。他在當時的虛聲恫嚇沒有比他在一九三九年八月間的虛聲恫嚇更為厲害。在本年八月中旬以前，他和他的軍事顧問也許恐怕會在兩條戰綫上作戰，蘇聯向他採取敵對態度，或者至少是不友好的態度，所以對波軍事行動暫行擱置。在一九三八年他沒有東顧之憂，所以沒有猶豫的理由，而且他當時進行他瓜分捷克的至惡的計劃事，還可以希望匈牙利和波蘭的援助。如果沒有慕尼黑協定的成立，那末他必然在去年九月二十九日進攻捷克，正像他在本年九月一日進攻波蘭一樣，那末戰爭要早十一個月發生。無論去年和今年，他所用的方法是相同的，便是利用幾個月的時間，逐漸動員德軍，並在指定地點祕密集中，以便隨時在幾小時內可以開始進攻。

故事又在一九三九年演出，如果他能够用這種武力表現的方法，達到他的目的，那末他也許會暫時滿足，因爲他又得到一次不流血的勝利，所以他又能在他的人民中間增加威望。但是如果他的目的達到，等到全世界人士所受的震驚平復以後，這種故事勢必又將重演，就是他自已的人民也對於迭次危機開始厭倦了。數千百萬德國人民都已開始渴望一種較爲和平的生活。以大炮代替牛油的辦法除了年青的一輩以外，都漸漸地厭惡了。希氏也許會疑問，如果他國社主義革命的動力一旦停止，會發生什麼。而且德國的財政經濟狀況也非有對內或是對外的某種驚人事變便難於延續下去。因爲希氏個人的野心逐漸增大，最接近希氏的國社黨徒也抱着野心，所以在兩個辦法中間最有吸引力的便是戰爭。

里賓特洛甫的鼓勵

如果流血的戰爭，而非不流血的勝利，在他看來，沒有較好的希望，那末要說他也會這樣幹，是難於使人相信的。希氏常常想給波蘭一個教訓，因爲他在三月間會經向波蘭提出過「寬大」的要求，而波蘭拒不接受，這便是波蘭卑鄙的忘義。自從三月間以後，他的策略便以建立有利他自已的環境，誘致英法，背棄牠們的盟國波蘭，使他在中歐東歐能够自由行動爲唯一的目的。

他向着這個目的不斷地努力着，他又受了里賓特洛甫氏的鼓勵，里氏顯然始終告訴他，英國不會戰。最近幾天來，我會經和希氏會見過五次，有一次我會經向他說，對波蘭人不寬容的是他自已，因爲他和畢蘇斯基在一九三四年所訂的條約於他有利。希氏便否認此項條約有利於德國，他說德國人不歡迎此項條約。希氏所曾說過，允許過，或是做過的事，等到和他現在或是將來的見解相反時，他便能完全否認，以上所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希特勒氏除了兩次正式聘問義大利外，他從來沒有到過外國，這是他最大的缺陷之一。所以他於對英國人心理的知識便靠着曾經充任駐英大使的里賓特洛甫氏，里氏能操法語和英語，曾經在加拿大住過幾年，在希氏心目中他便是一個見多識廣的人物。聽說里氏常常給他關於英國的虛偽的勸告，里氏在其他方面的迭次成功，使希氏漸漸把他當作俾斯麥第二，也許里氏自已也完全以此自居。

就是最絕對的獨裁者也易受他環境的影響，可是希氏的決定，他的計算，和他的機宜都是根據他自已的意志。戈林元帥會經對我說過「當我們必需作一決定的時候，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力量祇有元首一人才能決定。」如果有什麼有力量的東西，那末這便是希氏軍事顧問的意見。我常常相信，為了德國戰略上的安全關係，而建議設立波希米亞保護國的便是他們。我又料想本年八月間便是他們告訴希氏，不能再遲延了，再遲延就要發生致命的惡果，恐怕波蘭天氣惡劣的季節會破壞他們迅速覆滅波蘭的計算。自八月二十五日到九月一日間的一個星期，希氏作他最後的企圖，希望得到英國的中立，或者至少是善意，可是在德國的陸軍方面，這一個星期也是勉強許他遲延的。

德蘇公約給予優勢

縱然如此，希氏兵士的勸告，也許還不過是希氏推行自已計劃的烟幕。希氏在八月末日的不耐煩和忽促的行動，還不能不說是出於他的預謀。他在整個的夏季等待着有利於他的時局發展，他又在準備抓住他的機會。德蘇公約似乎給了他所尋求的優勢，所以如果不要使波蘭的同盟國更為團結，那末再也不能浪費時間了。所以當波蘭政府延遲了四十八小時，派全權代表到柏林來請訓，而且所派定的也不過是一個沒有全權資格

的大使，所以波蘭雖然表示願和德國舉行直接談判，希氏終於決定勿使他的軍隊再等候下去。進攻波蘭的命令也許是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六時三十分李潑斯基氏會見里賓特洛甫氏之後立刻發出的。

九月二日傍晚，我把那天首相在下院的演說全文送交德國國務部長，以備德政府參考，張伯倫氏在此項演說中說，當波蘭遭受侵略的時候，英國政府雖然不能同意於義政府舉行會議的建議。但是德軍如果能從波蘭境內撤退，那末英政府願意認爲和德軍越過邊境以前的局勢相同。這是最後關頭避免戰爭大禍的最後機能，可是德政府並沒有一點表示。

英德發生戰爭狀態

我在九月三日清晨四時接到閣下訓令，約德外長在上午九時會見。上午四時時間太早，要和德外部發生接觸有點困難，但我終於得到消息，德外長授權斯希米特博士得代表德外長接受我送交里氏的任何公文。我就遵照訓令，於上午九時正將英政府的最後通牒提交斯希米特博士，並向斯博士指出，自從我要求德方立刻答覆英政府九月一日的警告牒文以後，已經過了二十四小時，而且進攻波蘭的軍事更加緊張，英政府如果不能在英國夏季時間上午十一時以前接到滿意的保障，停止一切侵波行爲，和德軍從波蘭境內撤退，那末從上午十一時起，英德兩國間的戰爭狀態即告存在。

斯希米特博士接到此項牒文後，保證將該牒文立刻送給他的上司。到上午十一時，德政府還沒有覆文送來，所以倫敦的德國代表便在上午十一時正式接到通知，英德兩國間已有戰爭狀態存在。到十一時十分駐德的英國領事官都接到駐德英大使館的通知，英德兩國間已有戰爭狀態存在。

讓歷史來判斷是非

上午十一時剛過去，我就接到里賓特洛甫氏的最後通知請我立刻去見他。我便在十一時三十分去見他，他將一項冗長的文件交給我讀。此項文件首先表示，德國人民拒不接受英政府所作最後通牒性質的任何要求，並稱英國如果採取任何侵略行爲，那末德國將以武器和同樣方式答覆。此項文件的其餘部分純粹是一種宣傳，其目的在向德國人民和全世界人士，證明一切責任應由英國單獨負之。我讀了此項完全虛僞的文件以後，祇下了一句評語，便是「祇有讓歷史來判斷究竟罪責應由那一方負担罷。」里氏回答說，歷史已經把事實證明，沒有一人能比希氏自己更爲努力，謀求和平和對英的良好關係。里氏向我所說的最後一句話，便是他祝我私人安好，我祇能回答他，我爲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已失敗，我深以爲憾，但是我對於德國人民並無怨恨。此後除了陪我們專車直到鹿特丹（Retterdam）的德外部交際司官員一人外，我就不曾再會見過德國官員。我向德政府提出的最後一項公文便是照會一項，此項照會是我遵照英政府訓令而向德政府提出的，英國此項照會係向德政府詢問，德政府是否願意遵守一九二五年所訂立的禁止在戰時使用窒息有毒等氣體，及細菌戰術的日內瓦議定書（Geneva Protocol），我知道後來德政府曾請瑞士駐英公使代爲提出保證，如英政府願意遵守該議定書中條文，那末德國亦願遵守。

英法大使離德返國

法國駐德大使也在中午向德政府提出類似性質的最後通牒，以下午五時爲限期。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後數小時內，英國駐德大使館的電話線繼續通達，但在下午四時左右，電話線已經完全切斷，埃特倫旅館以及大使館內的職員和外界完全斷絕接觸。大使館職員數人曾於上午十一時往訪德外部交際司，接洽離境事宜，

德政府對於他們非常殷勤和週到，並通知他們，明日早晨將爲我們預備專車。

此後我們和外界的接觸便是假助於美大使館，美大使所予我們的援助價值極大。美代辦克爾克氏（Alexander Kirk）及其下屬不辭任何辛勞，在這最後的二十四小時中他們不遺餘力替我們解除各種困難，我們感謝美大使館所予我們極大的同情和樂意的協助，這便是我們對於他們最愉快的回憶。

法大使館全體人員在九月四日上午九時離柏林。英大使館全體人員在同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乘專車離却洛登堡車站。英大使館全體人員計男子二十人，女子七人，狗兩頭。在我們離開大使館以前有少數羣衆聚集在大使館四周，但是這和一九一四年時的情形不同，他們一點也沒有敵意的表示。克爾克氏又予我最後一次的援手，用他自己的汽車送我到車站。柏林的街道荒涼異常，沒有一點可認爲國際事件唯一裁判者的一次戰爭行將開始的徵象。這次戰爭將決定莊嚴而自由參加的國際公約，是否可以不經過談判的手續以片面廢除的方式而有所更改，對於成文的協定，將來是否再有信心。一個大國的運命和全世界的和平將來是否握在一個人的手中，小國是否有抵制強國藉口的權利。總之，便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否將在這個世界上繼續存在，或是是否將由不顧人民意志的個人的獨裁和野心所代替。

法國發表的黃皮書

——二次歐戰外交史料之三——

弗先 譯

去年十二月英國政府的白皮書公表以後，法國政府接着發表了外交記錄的黃皮書。黃皮書是法國外務省所編的關於一九三八到一九三九年度外交記錄，其中講的是德波英法間戰端開始以前的事件和交涉。那黃皮書約有四百頁其中三百七十頁是記錄。稿子原是法國某要人受了費伽洛報的請託而寫的。這記錄暴露着悲壯的事件，算得是到歐洲大戰爆發前的歐洲危機的歷史。雖然是偏於一方面的宣傳，但仍值得供給讀者做參考資料。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

歷史家在敍述的便利上，常有把戰爭的原因區別爲遠因和近因的習慣。現在預料起來，恐怕歷史家將來會把三月十五日即是德軍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殘部的一天，看做是一九三九年戰役的近因吧。換言之這天由於希特勒總統下了最後的決意，和平的命運就遭遇了危機。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那最後一次所締結的慕尼黑協定，使人們抱着極大的希望，宛似產生了歐洲和平的新時代的「大憲章」。然而希特勒總統爲了煽惑這種希望起見，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不過他到翌年三月十五日像以前常幹的一般，若無其事的卸除了假面具。然則他甚至於還否認他那根據民族原則的主義的

本質，輕輕的就蹂躪了這希望。

到了這天全世界無不憤慨，都以爲他們本身被騙，明瞭希特勒總統其次要幹的，不外是全然征服政策。要是借用達拉第首相的名言來講「這天開始的不是希特勒的言詞而是他的行動。」

彭賽大使和希特勒總統的會談

回顧慕尼黑會談以後的希特勒的步驟，在那裏可以窺見他的計劃。

黃皮書不限於記錄八月最後的危機，而且更進一步，記錄着關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慕尼黑協定的敍述。

慕尼黑協定後的希特勒總統，對於法國是採取溫和的態度，所以利用了法國大使佛藍遜彭賽氏回國時進謁的機會，而向大使吐露了他的感想。彭賽大使曾以電文報告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八日他進謁的可驚的情形。他被飛機運到培希斯嘉登的機場乘坐汽車經過山中曲曲折折的人工的道路，在一個洞穴的入口有二重門的所在降下。這洞穴的一端，設有用銅板所置的昇降機，在那岩穴中昇高一百多米，就被引導進那像神話中宮殿一般的屋內。在這羅馬式圓柱所支撐的長形房屋中，備有燃燒粗大柴薪的大火爐，從那裏的窗子望出去，只見類似輪形般的羣山，簡直不亞於是從飛機上向下俯瞰。

有文學修養的法國大使，他想着自己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是格拉亞爾的騎士的洞窟麼？安基納的宮殿麼？並且自問：這到底是有正氣的人類的所爲？抑是被恐怖症所襲的人類的工作？

在機關槍隊護衛着的這舞台設備之中，希特勒總統對於彭賽大使表示他今後願與法國維持親睦交誼的做作。他的做作不外是要兩國相互承認國境，約束他的尊重的協定。

對於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證

這次會見的結果，日後又進行交換意見，到了距今日不過一年多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雙方竟至簽字於法德聲明書。這雖是在會談完畢時發表聲明下插入的事項，但當時雙方同意該協定絕對保留着簽字的兩政府和第三國間所保持的特殊關係。法國外務大臣在簽字以前，曾將這聲明案的內容通告給東方的同盟國，即是波蘭和蘇聯。又該大臣在和里賓特洛甫外相的會談中，對於法國和這兩國締結的協定，也會提到。里賓特洛甫並不隱瞞他對蘇聯的反感。不過關於波蘭，也不表示任何反對意見。那時波蘭和德國的關係，不妨說是上上大吉。

十二月六日在兩外相會見席上，恐怕討論過捷克斯洛伐克的問題，自然是不用講了。

一般人預測慕尼黑協定是波蘭和匈牙利少數民族問題解決以後，德國將給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境的保證。對於這個問題，龐奈外相提出單刀直入的質問時，里賓特洛甫外相就借辭支吾過去。蓋德國政府沒有遵守條約的意志。從十二月將畢的時候起，德國外交部的要人威爾赫隆，舒特拉賽老是向法國大使克隆特爾氏一面微笑一面說道：

「把那問題完全丟開，不是更好麼？」

從此克隆特爾常向一般人諷刺道：「既是遵守信義的人，一經約定決不會忘却的事情。」

強盜的道德

不久，忽然戰術變更，對於這個問題，無話可提。法國大使終究提出意含非有保證不可的覺書。他的手續是

在二月八日舉行的，但是德國的答覆，直到三月二日纔接到。

那差不多是露骨的拒絕，不給予所約定對於捷克斯洛伐克國境的保證。然而不僅如此，而且由該覺書通告法國謂德國政府拒絕西部列强向東方進出的一切權利，並將這方面看做德國自身的獨占場所。

至此地步，德國的策謀已呈露他的眞面目。對於法國的交涉的眞意不過如此。即我們向君等保證西部的和平，所以關於東部的事情，請勿干涉。這就是德國的論調。

三月二日違反前年九月二十九日的約定，拒絕捷克斯洛伐克國境保證的德國。在三月十五侵入他的國境，並且希特勒總統使那在全世界面前宣誓過尊重他們獨立的國民隸屬於德國。叫克隆特爾大使說起來，總而言之，那不過等於是强盜或强盜窠內住民的道德而已。

希特勒政府恐怕要這樣的回答吧：「我們完全沒有任何侵略，捷克政府本身希望我國干涉。所以這是希特勒總統和哈嘉氏之間言妥以後纔做的。」

然則這說妥的約定試問是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得到的呢？

哈嘉大總統的苦衷

三月十四日駐劄普拉哈的德國公使館，催促哈嘉大總統急速前往柏林。哈嘉氏就偕帶外交部長舒伐爾科夫斯基氏出發。迨至抵達柏林，一面受着儀仗兵堵列的歡迎，一面被引導到希特勒總統航空部長戈林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久候着的總統官邸。

桌子上擺着書類。希特勒總統在桌子的前面宣佈到如今不能再忍耐了，波希米亞，莫拉伐今後將要變成德國的保護領土了。在那裏不容許任何討論。希特勒總統簽名於文件以後馬上就走進裏面去了。

其後展開的是殘忍的場面。二個捷克人反對這種隸屬，不過德國的大臣們毫無任何同情的表示。他們逼迫捷克人，拖到桌子的前面命令他們二人執筆簽名，又威嚇他們說：不然則德國的轟擊隊在黎明前將炸毀普拉哈的都市。

哈嘉大總統因爲年老人的心臟衰弱，終於當場氣絕。却馬上給那裏現有的人們救醒。所謂那些人們，簡直都是醫師。令人驚嘆國社黨他們有先見之明。

接着激烈的痛苦和責罰又開始了。若是他們不簽字，德國馬上要派飛機出發。說是上午六時出發。催促不必遲延，二點鐘了，三點鐘了。究竟簽字呢，還是拒絕呢，弄得無所適從。

哈嘉大總統和外交部長都想託辭延宕。哈嘉大總統在第二次氣絕以前，述稱有聽取政府意見的必要。他們答稱很好，那是極容易的事情，因爲從總統官邸到普拉哈的內閣議室，裝有直通電話，這電話線誰知道是德國少數民族在捷克領土內所架設的呢！

上午四點半一個無情的人在他的耳旁細語道，祇有一個半鐘頭了——上午四時半，經過注射以後又復甦的哈嘉大總統的手，不得已而戰慄的簽了字。

轉向波蘭

從這時起，駐在柏林的法國大使心想爲了防備突然發生的不測事件起見，法國是不能不加緊從事於再軍備了。

這觀察的正確的證據，是因爲捷克斯洛伐克被併吞以後不久，德國又向波蘭伸手。

其間實在僅僅一瞬，九月一日鬥爭就開始起來了。

事情大體是這樣的：希特勒總統最初的外交是在一九三四年和波蘭締結協定。這協定直到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仍使一般人以爲希特勒總統有和平的意圖之感覺。焉知他在四月二十八日通告廢棄這協定爲了提出但澤問題，不惜推覆前言。

這問題像他所想一般解決的事情，祗看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他的發表就可以明瞭。從這天起以後這問題仍有壓倒歐洲全土一切議論之感覺。當然，由於德國的新侵略，對於世界和平所惹起的結果，也非不能預料。

三月三十一日和四月十三日，張伯倫達拉第兩首相，闡明了兩國和波蘭的關係。駐在柏林的英法兩大使，每有機會即向德國當局確言英法兩國有完全援助波蘭的義務。

最初希特勒總統似乎想着可以推翻兩國的決心。結局這不可能的事實從七月初旬起，就被預料着。七月一日，龐奈外相經由駐在巴黎的德國大使，將喚起注意法國對於波蘭的義務的覺書，送給里賓特洛甫外相。這覺書的內容如次：

敝職對於企圖變更但澤現狀的一切行動，不問他的形式如何，將促起波蘭的軍事的抵抗，發動法波協定，並有言明不得已而使法國立即援救波蘭的義務。

里賓特洛甫七月十三日以個人名義答覆龐奈。在那慇懃的用語裏面，不能隱瞞那傲慢無理的態度，含有對於波蘭的威脅，拒絕法國有援救那受攻擊的波蘭的義務，最後又述法國果欲戰爭（即指法國完遂其義務而言）德國早有準備。

對於這信，龐奈在七月二十一日也以個人名義答覆。龐奈外相用事實枚舉德國向法國要求東部歐洲的自由行動，是如何的沒有理由，結論促起國社黨政府的責任。

「法國熱望和平，是任何人都不懷疑的。任何人對於法國政府在完遂他所負的義務上，有堅固的決意，也不懷疑。茲特申明我國履行協力時由此所生的戰爭的責任，斷非我國所應負。」

德國的戰備

這通告並非是不必要的吧。因爲德國在但澤的行動是陰險的。但是德國的行動是遍於一切的形式。是即指但澤的漸進的軍隊化，武器的輸入，可驚的報道陣，夜間集會的咆吼等，更狡滑的是向海外輿論宣傳，不必爲了但澤採取敵對行爲的言論。

但是像駐在柏林的法國大使克隆特爾氏所指出的一般，問題不僅止於此項。「知道應否爲了但澤而戰，不是問題的中心。英法是否有從速乘機阻止希特勒的新行動，制禦國家社會主義伸展的決意，乃是問題的中心。」

乘機與否固是問題。英法斷然的態度明明是時局的主要要素。像「固守，」和「有準備」等，是克隆特爾大使電報中所愛用的詞句。

伴隨時局的惡化，克隆特爾大使對於德國對波行動和一九三八年的對捷行動的類似性，愈益愕然。

這次在那裏又添加了新的要素。那是軍備的進行狀態。內有特別不安的徵候。駐在柏林的法國大使館已經指摘那六月到八月的下旬是軍備的完畢時期。所以隨着這期限的接近，懸念的僞裝的動員情况又進展了。

德蘇條約的準備

若有使希特勒政府躊躇的唯一的事情，那恐怕是英法對蘇聯交涉的成立吧！

八月十五日克隆特爾氏寫着：「我對於這點，以爲德國政府的重要的心理活動，無論怎樣反覆，總覺得不足似的。」迨至炸彈式的德蘇協定的發表——所謂炸彈式是違反希特勒總統的期待爆發是非常費事的。——但是這對於外交消息通，却沒有給予任何的衝動。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以來駐在梭費的法國公使里斯特留埓氏。已經指出了蘇聯和德國政府接近的可能性。

該氏寫着「這本是德國參謀本部的一部份人士所抱的夢想。在他成立的時候，德國以分配波蘭的四分之一做引誘的食餌，將向東方繼續他那强力的進軍。」

果然做作的僞裝又演出一幕。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偉大的紳士里賓特洛甫曾向克隆特爾大使言明：「我們開始的鬥爭是沒有情分和饒赦的。對於蘇聯，我們將取斷然的態度我們決不至和共產黨的俄國攜手合作！」

五月七日，克隆特爾大使又把那從希特勒總統的側近者口中明白聽來的談話，報告給法國外部。那側近者一面瞞隱和蘇聯的折衝，一面答覆了對方的質問。「計劃實行的時候，人是不能拘泥於理論和意識形態的。閣下一定知道昔日熱心的舊教信徒的國王，竟不躊躇和土耳其締結同盟的事情。」

並且他結論說（五月七日的事情）波蘭的分割已有三次，請相信我的話，第四次的分割不久可以實現了。

七月四日，駐漢堡的法國總領事嘉羅氏，報告該市經濟界的謠傳，謂倫敦巴黎莫斯科間若不從速締結條件，柏林莫斯科間或有搶先成功的希望。

這奇怪的折衝，增加了國社黨政府的力量。但澤在八月中愈多發生種種的事件。波蘭政府激烈主張但澤

的各種權利，因而開始被不安所襲。於是實行反動政策，採使經濟的報復的對策。一般狀態都這樣的惡化而未曾好轉。

德軍的集中

德國波蘭間的局部的危機惡化到歐洲全般的危機的一天，原是八月二十日。

這天是有極重大的意義。爲什麼呢？因爲德軍的集中是在這天開始。駐在柏林的法國武官，預測侵略波蘭的前驅的集中可在八月廿三日或二十四日中告竣，言明二十二日陸軍省所動員的德國某種預備將校，他們行動的時期已經緊迫。

八月二十二日，法國人們裏面，有的快要完畢休假，有的將要開始。這日的天氣是特別的晴朗。人們在晚飯後的時候，那正在休假中的兵士和官吏，全都接到了集合命令的最初電報。法國的每一村落，通夜聽見人們往火車站去的足音。

八月二十三日，駐在柏林的英國大使納伐爾漢德森爵士，將張伯倫首相的私信遞交給希特勒總統。英國大使，該日和總統會談二次，二次都沒有得到良好結果而退出總統官邸。希特勒總統泣謂現今在波蘭的德國的人民，遭遇了先年德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的迫害的同樣命運。這是例外造作的話。希特勒總統大概想像力不大豐富，老是使用這一套話。

簡而言之，事態祗是向着惡化的一途發展。這是世界中任何一人無不知道的。八月二十四日羅斯福大總統和比利時國王，聯合發生了和平調停的建議。

法國政府向華沙政府忠告務必採取更愼重的態度。這是由於法國深知希特勒總統的事情，只要有些微

的藉口卽易惹起事變。波蘭政府亦知此事，所以嚴重警戒，以防對方有所藉口。

希特勒總統招致法國大使

八月廿四日下午五時許，希特勒總統突然招致法國大使。他說本身對於法國，未抱任何怨恨。但是爲了波蘭却不能不和法國戰爭，實在遺憾之至。

其次陸續的說些他所謂虐待德國人，在波蘭的村落隨時都可以看到。據他說起來，似乎還有擴大的趨勢。在羅茲私畢埃里芝地方德國人還受到過機關槍的掃射。不過眞相曾被駐在華沙的法國大使馬上發表，而證明了他的虛僞。

克隆特爾大使也曾斷然說過，波蘭若是受了德國的攻擊的時候，法國是要用全力加以援助。該大使又補充的說過德國人的血和法國人的血的重流，實在可嘆，戰爭除那實際的禍害以外，還要招來無限的悲慘。最後結論說：如果有眞正的勝利者，那祇有一人就是（史太林）吧！

希特勒總統支吾的說：「那麼爲何要把那無字的支票交給波蘭呢！」

克隆特爾大使就舉出三月十五日的事件，總統以惹起全體不安感情等事來回答。其後話題轉到了殘忍性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確定了德國主張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不自然的或是造作的事情。例如八月十五日安格里夫報大寫而特寫的可怕的政治性殺人事件，是在波蘭境內所產生的某德國技師的殺人事件，實在不過是八月十五日的發生平凡的情癡事件。大使當場就給希特勒總統引證出來。

總統看着本身的談話陣容不對，卽刻打斷問答，以下列的話來結束了會談。

「我想起和貴國不能不交戰的事情，感到異常痛心。然而那不是我的責任。請把此意傳達給達拉第閣下

吧。」

昨日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今日是在波蘭發生的加於德國人的殘虐事件，乃是希特勒政府慣常的反宣傳。要是反駁，僅舉下面一個證人就足够了。即是駐在華沙的德國大使孟特凱氏。孟特凱大使在七月十五日和法國大使諾爾氏的會談中承認僑居波蘭的德國人的待遇完全沒有什麽不平。

希特勒希望戰爭

法國不能忘却達拉第首相在八月二十六日送交給希特勒總統的人道的而感動的書翰。而且他們也不能忘却希特勒總統的令人爲難的答覆。希特勒總統表示他的惡意的時候，老是亂七八糟蠻幹的。在這裏，有重讀克隆特爾大使訪問希特勒總統時敍述的必要。這是在黄皮書內所收容的記錄中，給人印象最深的一節。

本職對於達拉第首相的提案未能給希特勒總統接受，感到遺憾。在四十分鐘的會談，將首相的感動的書翰補充說明給希特勒總統。中述爲法國人心頭上的考慮的一切，並不放逸其後的機會，加以懇請。要求以不流血築成國家的總統，勿再惹起流血之慘，尤其勿使兵士們，婦女小兒等作無謂的流血，還指摘他所負的責任的可怖。又舉出他縱然採取緩和的態度，他的對外的面子，仍然毫不低落的偉大。所以畏怖他的人們，恐怕要驚愕他的態度，讚賞他而且祝福他吧。本職雖可以使他感動，却不能使他決意。

我們眼前可以想起這種場面。這活動的，有健全的體軀的神經質的南部法國人，前次大戰的優良鬥士，肯脫上身下身衣服的法國人，是不惜和那決不脫去制服的而且冷靜的，斷然決意戰爭的人們相對敵的。

八月三十一日

所謂對於波蘭的侵略的藉口，國社黨政府的最後的欺瞞，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從黃皮書裏知道。

拒絕接受達拉第首相提起的和平解決的提案以後，希特勒總統到了八月二十九日忽至承認和波蘭直接交涉的原則。總統一面將他的承認通告給英國大使，一面命令波蘭全權委員必須在八月三十日到德國來。又不忘在通告上附加要求但澤和走廊的事情。英國大使對於此無理的條件，當然要求保留一切。

三十日的一天裏面經過了這直接交涉案的提案，三十日下午十二時，漢德遜大使訪問里賓特洛甫，里氏極迅速的沒有片刻停息讀那德國方面解決紛爭案之德語原文給大使聽，幷堅決的拒絕給予副本。

八月三十一日正午，駐在柏林的波蘭大使里普斯基氏，被本國政府命令通告德國政府，謂波蘭政府承認和德國開始直接交涉的提案。下午一時，大使要求會晤里賓特洛甫外相。下午三時，外務省來問大使究以全權委員的資格出席呢，抑以大使的資格出席呢？大使回答以大使的資格出席。

時間是這樣的過去了。里賓特洛甫的接見大使，直到下午七時四十分纔舉行。大使傳達了本國政府的命的令通告。里賓特洛甫不表示任何意見，祇將他記錄下來。

下午九時左右，德國的廣播電台已經廣播政府的聲明，向國民宣示對於波蘭的提案。他的結論說：政府將此提案看做已給波蘭拒絕了。然而不能不特別舉出的，即是德國宣傳的虛僞的這一點。眞實的講起來，波蘭還沒有聽見過他的提案。里賓特洛甫使萊普斯基大使等待半日的結果，對他不交一言，不過十五分到二十五分，在交涉決裂的廣播以後，將提案交給法國大使和英國大使而已，

九月一日的攻擊

其後所繼續的，是世人週知的事情。黃皮書僅加以簡單的敍述。對於波蘭的攻擊，是在九月一日的黎明開始。情報時時傳來，謂波蘭都市陸續給空襲破壞。前一天的八月三十一日的正午義國爲了全面的解決歐洲問題起見，向英法兩國政府提議召集會議。法國決定接受這提議，在九月一日上午通告羅馬，表示接受。然而由於德國的侵略，事態當然發生變化。九月一日晚上，會議就在無形中取消了。

該夜十時，英法兩國大使爲要求停止侵略起見，會與德國外交部折衝。傳達德國如不自波蘭領土撤退兵力時，兩國政府定將履行對於波蘭條約上的義務。

里賓特洛甫令外交部向克隆特爾大使回答說，波蘭是侵略者。

九月二日最重要的事情是法國布告總動員令，召集臨時議會，發表法國大總統的教書，達拉第首相的感動的宣言，因此各國不能不承認法國巴有那舉國一致的決意了。

法國已下命令

法國已經執取武器，議會正在開會。那時齊亞諾爵士以電話通告龐奈和哈里法克斯兩外相，說他已對希特勒總統提出他的調解議案，恐怕附有條件可以授受。

不過借用達拉第首相的話來講，現今法國已下命令，所以和英國共同要求撤退侵略的兵力做一切會議的先決條件。然而希特勒總統豈能承認這條件。

九月三日正午，這時的英國大使折衝是最後一次的努力。

里賓特洛甫言明，法國政府若是被那對於波蘭的條約上的義務所束縛，打算參加戰爭，亦是不得已的事情。因爲他對於九月一日的折衝，給予否定的答覆，所以克隆特爾通告德國，謂法國迫不得已將在十七小時以

內完遂對波蘭的義務，像德國的充分知道的一般。

里賓特洛甫當時就說：「那末，法國可以算得是侵略者了。」

克隆特爾大使回答「歷史自有批判。」

德國發表的白皮書

——二次歐戰外交史料之四——

楚林譯

一

八月初旬，德國政府知悉波蘭代表命但澤參議間所舉行交換書翰的事實。然而波蘭關於波蘭稅關人員的活動，聲稱要求在短期間內撤回參議院的規定，表示這事如果不能實現的時候，將取報復手段。所以德國政府八月九日以為反覆提出這種最後通牒般的要求，恐使德波關係惡化。於是通告波蘭，謂對於因此所招致的事態的責任，僅在波蘭方面，同時喚起波蘭方面對於但澤繼續所幹的經濟的措置，但澤自由市將不得不變更貿易方針的注意。波蘭方面對於德國政府的通達的回答，是在八月十日以覺書的形式交與駐波德國大使館。這覺書的重點是波蘭方面不拘德國政府對於但澤問題採取任何干涉，以侵害波蘭在但澤的權益看做侵略行為。

二

八月二十二日，英國首相張伯倫接到德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消息，立即親筆致書給希特勒總統。這信中表明英國要履行對於波蘭的同盟義務的鞏固決意，同時吐露要使那協調的空氣重生，必須以國際的所保

證的協定，外交交涉的手段來解決德波問題。總統却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覆文中，開陳德波危機的眞正原因，總統特再指出本年三月親自所作的大提案，確認當時英國流傳的關於德國對波動員的虛報，德國對於匈牙利，羅馬尼亞有攻擊野心的虛說，以及英法對於波蘭的保證，不但驅使波蘭政府拒絕德國政府的提案，而且促令發生無數對於寓住波蘭國內的德國民族的暴力行爲，竟至對於但澤加以經濟的壓迫的事實。同時德國總統聲明對於德國玩弄任何的恫嚇手段，德國仍將毅然向那生命權的確保邁進。

三

八月二十二日英國首相的書翰，和二十三日英國議員的演說，雖則未表示對於德國立場的任何理解，但是總統依然企圖和英國協調。總統在八月二十五日曾經招致英國大使，重復坦然開陳關於情勢的見解，總統又提示了但澤及走廊問題解決後應向英國提示的廣汎而且重大的德英協調方針的輪廓。

四

英國政府正在議論總統的這提案的時候，法國首相達拉第和希特勒總統間進行過書翰的交換。在這地方，總統也詳說德波問題的德國立場，反覆申述以德法現在國境線看做絕對不移的鞏固決意。

五

對於八月二十五日總統所取的措置，根據八月二十八日夜交來的英國政府的回答，該政府是表明着有欲調整德英關係之意。又述英國政府已自波蘭政府得到和德國政府關於德波問題的直接交涉的保證。同時英國政府反覆考慮德波協定不能不由國際保證來加以保證，徵諸波蘭的從來態度固有疑點，究竟波蘭政府

有否直接交涉的準備，尙屬疑問。然而總統在八月二十九日交與英國大使的覆文上，應允英國的提案，表明德國政府等待波蘭全權使節在八月三十日到來。同時希特勒總統通告謂德國政府如能立即作成德國政府所能容許的解決案，將於波蘭代表到來以前先提示給英國政府。

六

八月三十日，終日不見波蘭全權代表來到柏林，關於英國所取的措置，該政府亦無任何通告，同時德國政府接到波蘭政府已發總動員令的消息。等到更深，英國大使始將覺書交來。然而這在德波問題解決上，實質上並無任何進步，單是通告前日希特勒總統的回答已交與波蘭政府，英國政府已將八月卅日德波間進行交涉一事看做無甚意義而已。

七

因爲波蘭代表未來，關於德國政府交涉方針的見解，本來沒有傳達給英國政府的必要，德國政府仍在英國方面遞來右項覺書時，向英國大使提示德國所考慮的提案，並加以詳細的說明。德國政府一面雖感遲晚，一面還是期待波蘭全權的任命。然而到了八月卅一日的下午，駐德的波蘭大使，僅以口頭向德國外相申請其內容係波蘭政府前夜自英政府接到德波兩政府間的直接交涉有可能的通告，善意解釋英國的暗示。當時德國大使對於該大使詢問閣下對德國的提案，有作外交交涉的權能麼？該大使答稱我沒有這種權能，但是接到口頭通告的命令。外相又向大使質問「關於這問題，關於其他事實各點，是否有權和我討論」然而該大使又給以否定的答覆。

這樣一來，德國政府不得不確認為等候波蘭全權二天了，所得失望的事實，德國政府八月三十一日夜發表德國的提案，附以簡單的經過說明廣播這提案沒有給波蘭接受。在這樣消失調整德波危機的和平的一切可能性的當時，希特勒總統不得不以武力去執行一切。

九月一日夕，英法大使又將內容相同的通牒交與德國外相，要求德軍從波蘭境內撤退，並聲明德國若是拒絕此項要求的時候兩國政府即刻對波蘭履行條約上的義務。外相對於兩大使的答覆是不得不否認像該通牒所記載般德國對波蘭侵略的存在。為了要想免除因此通牒所釀成的一觸即發的危機起見，義相墨索里尼就提出了停戰以及為解決德波紛爭而召集會議的提案。這提案雖被德法兩國政府所承認，但是英國政府卻加以拒絕的事實回顧英國首相和英國外務次官九月二日下午在議會的演說，當可明瞭。德國外相是九月二日夜從義國大使那裏得知的。這樣一來，雖為義國政府的見解，但是墨索里尼首相的提案竟因英國的拒絕而被挫折了。

九月三日上午九時，英國大使到外務省，送來了通牒，據這通牒所言，英國政府要求德國撤退德軍，給予二小時的期限，聲明若是在這期間內加以拒絕，英國即和德國踏進戰事狀態。英國外務次官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將通牒交與駐英德國代理大使，該通牒通告德英兩國間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時以後已有戰爭狀態存在。同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德國外相亦將德國政府的覺書面交駐德英國大使，這覺書結論拒絕英國政府的最後的要求，認為戰爭爆發的責任，全在英國。九月三日正午，駐德法國大使訪問德國外相，質問德國政府對於九月一日法國政府通牒中的質問能作滿意的答覆否。德國外相對此答覆如次：

「九月一日英法通牒被交來以後，墨索里尼首相曾提出新調停案，又附言法國政府已表贊同。德國政府在他前一日，曾答覆墨索里尼首相謂有接受這提案的準備。然而同日晚間，該首相又通告彼自身的提案，因頑

固的英國政府的度態，遭遇挫折。英國政府在數小時以前提出過附有二小時期限的最後要求，德國對此以覺書拒絕。我又把這覺書交與法國大使，法國政府的對德態度，若與英國的態度相同，那末德國政府認爲遺憾，德國是一向要求和法國協調的。然而法國如果根據對波蘭的義務，對於德國發揮敵意，則德國國民恐將視此爲法國對德的無理攻擊。」

法國大使隨即回答道：「根據閣下的說明，德國政府對於九月一日的法國通牒，是不能作滿意的答復的。在這種情勢之下，法國政府不得已而自九月三日下午五時起，履行對波義務，我有將此事通達給德國政府的義務。」

同時法國大使將他作成書面送來。德國外相對他表明：「若是法國要攻擊德國，因而諸國所蒙受的損害，法國應負充分的責任。」隨後各自分別。

德公佈波蘭外部重要文件

——二次歐戰外交史料之五——

笙保 譯

第一件

德軍佔領華沙以後，前波蘭外交部中之若干重要檔案，均落於德軍手中，經德國外交部詳細審查以後，將其中有歷史上價値者，逐一加以宣佈，昨日第一次宣佈如次：英國駐波蘭大使甘納第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致英國外交部之電原文如下：

『遵照外相艾登之命令，余今日下午晉謁波蘭大總統皮爾蘇基斯，談話進行不甚順利，因皮氏大部份談話使余及參與談話之兩波蘭閣員，均有莫測高深之感。其主題爲波蘭與德國及蘇俄之公約，力言蘇俄政策令人捉摸不定。若干國家，均不免對之有誤會之處，尤其以勞合喬治爲最，勞合喬治之贊助白俄領袖鄧尼鏗郎爲對於局勢估計錯誤之明證。皮氏表示深望英國留心本國殖民地，勿蹈勞合喬治之覆轍，預聞他人之閒事。皮氏幷詢及牙買加今日局勢如何，余答之曰：倘歐洲之重要，僅與牙買加相等，吾儕自無所憂慮矣。余幷進一步申明吾等本不願預聞歐洲大陸事件，特歐陸任何事件結果均與英國直接有關。皮氏對此未持異議。要之余對於皮氏所得印象，爲皮氏自與德蘇締結公約後，已決定抱定宗旨不願改變其態度』云。

第二件

德國外交部頃公佈波蘭外交部中所抄獲具有歷史上重大價値之第二件公文，爲波蘭駐美大使波托基，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念一日自華盛頓發予波蘭外交部長之報告。其原文如次：

「十一月十九日余（波氏自稱）與現在返國休假之美國駐法大使貝立特，舉行長時間之談話，提及渠與波蘭駐法大使盧卡斯維資異常款洽，（按貝氏對於歐洲局勢，隨時有報告致羅斯福總統，深得羅氏及國院之注意及信任。）貝氏一切觀察，係以新聞記者之觀點，而非以政治家之立場，認爲前途異常悲觀。與余談話之時，渠宣稱一九三九年春間，必將有驚人變化，歐洲必有戰爭之威脅，并認爲歐局重心，自慕尼黑會議英法兩國屈服以後，已自西歐移往東歐。貝氏曾論及英法情形，力言英國幷無戰爭之準備，同時英國工業，欲改組以適應戰時大量生產，亦大感困難，尤其以飛機製造之問題，最難解決，貝氏認爲法國陸軍尙佳，但空軍亦嫌落伍。當一九三八年秋季歐洲發生危機之時，軍事專家曾告知貝立特曰，歐戰至少將持續六年，其結果歐洲將完全摧毀，各國盡成共產主義，蘇俄坐收漁利。關於蘇俄一層，貝氏認爲蘇俄自實行肅淸紅軍運動，尤其自加倫將軍去職以後，蘇俄軍隊已大爲退化，不能再從事任何戰爭行爲。今日之蘇俄，殆爲「歐洲病夫」。貝氏對於希特勒，異常憤恨，力言惟有戰爭始能中止德國侵略之發展。當余詢以未來戰局之推測如何，貝氏宣稱，渠相信英法美三國，將大量擴軍，以抵制德國，惟其如此而後能有最後之决定。余當詢以然則歐戰將如何發生，蓋相信德國將未必進攻英法也。貝氏答稱英法美三國，至少尙須兩年之準備，始能完成軍備之擴充。同時德國或將向東推進，事實上英法最希望者，即德俄兩國之間，發生衝突，尤其希望蘇俄揭破其從未宣佈之實力，使德國消耗力量，直至不堪英法之一擊而後已。

余詢以美國是否將參加此項戰爭，貝氏答曰：『斷無疑義。特美國之參加，須在英法作第一步之行動之後而已。』美國今日之輿情，對於德國納粹主義，與希特勒主義，其嫉惡之深，不亞於一九一七年美國宣戰之時。

貝氏至此，詢余以波蘭態度如何，余當答以波蘭决心捍衛疆土，倘德國越疆來犯，波蘭决以全力加以抗戰。

最後貝氏論及德國對烏克蘭之野心，謂其對於波蘭甚屬危險。貝氏在談話中對東歐問題之認識，似乎稍涉膚淺耳。波托基簽字。

第三件

德國外交部頃公佈波蘭外交部中所抄獲具有歷史上重大價值之第三件公文，爲波蘭駐美大使波托基於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向波蘭外長所提出之報告。論及當時關於美國之反德情緒及猶太問題之一般情形。其原文如次：

美國所盛行者，爲憎惡法西斯主義之情緒，尤其是對希特勒元首及與國社主義有關之事物。宣傳機關幾全在猶太人之手中，無線電，影片，日報，及刊物受彼等節制幾佔百分之百。彼等雖竭盡描寫德國黑暗情形之能事，如宗教迫害以及集中營之情形，但美國民衆究與歐洲局勢隔膜，故亦未著成效。目前美國民衆已視希特勒及國社主義爲世間最惡毒之威脅，但此種計劃週密之反國社主義運動，對於蘇聯則幷不涉及。此外，美國復製造戰爭心理，使美國民衆相信歐洲和平已瀕於危殆，戰爭已屬不可避免，且謂倘世界大戰爆發，則美國爲保護世界之自由及民主政治，亦須參預作戰。羅斯福總統爲表示憎惡法西斯主義之第一人，其作用有二：（一）羅斯福總統鑒於內政問題之複雜與困難，尤其是勞資鬥爭問題，故倡反法西斯主義之理論，轉移民衆對內政問題之注意力。（二）美國之製造戰爭心理及歐洲和平危機之說，乃欲民衆接受超過美國國防上所需要之巨大軍備計劃。美國之反國社主義情緒更因德國對待猶太人之嚴酷態度以及移殖問題而益見其甚。猶太智識階級，如紐約州長包魯區，新任最高法院法官弗郎克孚特，財政部長摩根韜，暨羅斯福總統之其他猶太友人，均參與該項運動。彼等咸欲擁護羅斯福總統爲人權宗教及言論自由之保障者。此輩在美國政府身居要職之猶

太人，雖裝作「保護民主政治」之姿態，究其實際與猶太國際有不可分離之聯繫。按猶太國際亦爲其種族謀利益。今擁護羅斯福總統爲「人權之保障者」亦屬狡猾已極。總之爲掩飾美國內政之困難，轉移美國民衆反猶之注意力於反法西斯主義，乃屬極取巧之能事。波蘭駐美大使波托基簽字。

第四件

德國外交部頃公布在波蘭外交部中所抄獲具有重大價值之第四件公文，爲波蘭駐法京大使盧卡斯維資於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自巴黎發予波蘭外交部長之報告。其原文如次：

「法國議會關於討論法國現今外交政策一事，於昨日討論終止，其結果，達拉第政府之信任，以三七九票對二三四票表決。以現今之情形，使余不得不有所建議。關於波法關係及波法之公約，余（盧卡斯維資自稱）憶及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報告中曾提及自九月事件即簽訂法德互不侵犯宣言後，德國政界人士對波法關係更爲銳視。自此以後，法國報章亦多載及法波問題，法國左派及右派人士均有所論列。昔時法國仇視波蘭之態度，自九月事件後，業經消除，較合理之論調，亦時現於目前。於茲時法國國際地位日趨惡化，自閣下（指波外長）在蒙特卡洛城往貝許特斯開登鎭謁見德元首希特勒後，此間報界及政界人士咸評論法外長龐萊對波蘭之外交政策，報章上指責外長龐萊在閣下訪問法國南部時，龐萊未能利用該項機會，鑄成波法兩國較密切之政治關係。自閣下離開貝許特斯開登鎭後，此間報章則直接攻擊法外長龐萊措置失當。此後法外長龐萊爲避免受人攻擊起見，曾盛稱波蘭國內局勢之窘困及波蘭將受德人之威脅。然而法國人士不但明瞭德波關係並未惡化，抑且波蘭並未受德元首希特勒烏克蘭行動之威脅。

同時義大利國內盛行反法運動，使法國欲義大利加入所謂「帝國政策」之希望，化爲烏有。

在此種空氣之下，法外長龐萊在衆議院所提報告，使各議員引爲不大滿意，認爲太過平淡無奇。所幸法總理演說詞句當爲激起議員之愛國心而使信任案以三七九票對二三四票獲得通過波蘭駐法大使盧卡斯維資簽字。

第五件

德國外交部頃發表波蘭外交部中所抄獲之第五種重要公文，爲波蘭外交部官員格拉辛斯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日致波蘭外交部長之報告。其內容如次：

部長鈞鑒，日前職與捷克總統候選人卽特倫尼克工廠前任總經理倫達舉行談話，倫氏述捷克國政策如次：

一千年以來，捷克均與德國有密切之政治關係，直至一九一九年獨立以後，乃有獨立的捷克政策。但余認爲捷克必須重回原狀，卽變成德國之政治與國。倫氏爲捷克名實業家，其言論殊堪重視。用特電呈，伏惟垂鑒。格拉辛斯基叩。

第六件

德國外交部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繼續發表波蘭檔案之白皮書，係波蘭駐法大使盧卡斯維資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致波外長之報告。其原文如次：

「部長鑒鈞，前呈一電，計登鑒察，關於法國在慕尼黑會議後，對東歐之外交政策，謹詳陳如下：最重要事件，厥爲德外長里賓特洛甫與法外長龐萊一九三八年在巴黎所簽訂之法德宣言。法國在慕尼黑會議後希望促

進德法關係，毫無疑義，事實上此事乃希特勒總理所發起。當希氏於接見法國駐德大使龐賽話別之際，（時龐氏奉命調任駐義大使）希氏即向之表示德法調整關係之希望，法國政府極表歡迎，甚而希望立即實現。當余（波大使自稱）十月底首途赴華沙之際，法外長龐萊告余謂法德宣言隨時可以宣佈簽訂，所感困難者有兩種原因（一）宣言本文之起草較之原訂者更為困難。（二）德國駐法大使館祕書賴特在巴黎遇刺，遂使談判中斷兩星期。當時法外長龐萊要求不但承認法國疆界，抑且承認法國屬地。迨乎宣言已經同意之後，德國政府即提議外長里賓特洛甫訪問巴黎。龐萊為對內外宣傳起見，立即表示歡迎。里氏嗣因巴黎工人之總罷工風潮展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始訪問巴黎，政府方面雖慇懃招待，但反對派人士頗表示反對與猜忌。今里氏返德甫一週，而法京人士又因義大使之返法，米美爾問題，以及烏克蘭事件而大感不安矣。德義態度使德國民衆異常震恐，決非一紙宣言可以使其鎮靜。法德宣言之影響除增強政府之地位穩定法國之市場外，惟促成達拉第政府與極右派人士尤其共產黨之衝突而已。至於德國官方對於法國宣言之態度，異常慎重。據余與法國大使黎格談話所得印象，法國希望法德宣言締結之後，成立四強公約。黎氏此言是否代表龐萊大使之意旨，尚難確斷。但當里氏聘問柏林期中所有會談，黎氏均參與列席，是則黎氏之言，殆即反映政府之態度。以目前而論，法德宣言，乃法德關係上之雙方行為，證實法國西部疆界已經德國承認，法德之間已不再有領土懸案，至少法國除代管地以外之帝國之完整，已獲得德國之承認。最後法德鄰邦關係至少已稍為進步，蓋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尚以法國為德國之主要敵國也。

另一方面經濟問題異常複雜，有待於長時間之談判。要之法德宣言之簽訂，雙方均引為重要政治事件，其命運如何，端視柏林而定。因法國政策未必有重要之修改，法國報章原持緘默態度，殆聞悉法德宣言之消息後，若干報紙如「人道報」「人民報」「沃弗萊報」「秩序報」等均主張法蘇加緊合作，「時報」「小巴黎

人報」則主張着重英法聯盟。另外一部份政界人士則詢問法德宣言究竟是否與法蘇公約一致，抑與法波公約平行。關於此事，法外長龐萊與余舉行談話，向余宣讀宣言本文之草案，並特別指出：關於第三國關係之保留，包括吾國在內。其後數日，余與龐萊舉行第二次談話，余將閣下覆文面交龐氏，龐氏表示覆文中對於法國態度之解釋異常正確，並告余以與德外長談話之經過，並謂德法宣言締結之後，法波英法蘇關係並無若何重大影響。實則法國政界人士主張維護公約者，多爲親蘇政治家，法波公約並非主要目的，不過藉口而已。分晰現局，法國政府及輿論均無任何着重法波公約之象徵，倘有需要，法國未必能履行義務。此雖非龐萊所承認，但爲余正確之觀察，蓋龐氏人甚軟弱，並無維護事物之魄力，余雖不懷疑其誠意，但余堅信渠決不能在議會輿論之前履行渠所述及之對波態度之政策。余曾數度直接間接促請龐氏注意官方與半官輿論態度之分歧，但迄今並無成功。要之法國自慕尼黑會議之後，一切處於戰敗者之地位，無力應付國際局勢，對於前此聯約，既無撕毀之勇氣，又無維持之能力，雖欲以英法同盟對付德義軸心，但英法同盟法國完全處於被動之地位。總之，法國所着重者惟英法同盟，法波法蘇公約已經秋扇見捐，除非英國採取攻擊政策對付德義，或吾國對於德國政策作有效之抵抗，而後吾等始能影響中歐及東歐之事件。倘義國之威脅，因德國之支持更趨嚴重，則法國或者利用法波法蘇公約，以謀對付德義，但無論如何，其重要性總次於英法同盟也。以中歐問題而言，法國對於德國之擴大趨勢，可謂毫無辦法。龐萊曾向里賓特洛甫保證，法國不反對德國在多瑙河流域之經濟擴展。東歐方面，法國近來對於蘇俄之信任大爲減低，軍界人士咸料德蘇合作有極大之可能。對於烏克蘭問題，法國政策亦異常荏弱。總之輿論方面，對於中歐及東歐問題雖不無呼籲，然而實際上並無若何決定。法國政界人士雖有主張維持甚而加强法波公約者，但事實上並無具體表現。此非危言聳聽，過甚其詞，實乃事實眞象，尚乞垂鑒。駐法大使盧卡斯維資簽字。

第七件

德國外交部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繼續公佈關於波蘭檔案之白皮書，爲波蘭參謀本部第一廳致外交部之第二號函件日期爲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其原文如次：「英國軍事代表團現在葡萄牙與葡當局會商軍事合作之辦法，英國軍事代表團團長伍德好施上將向葡萄牙陸海軍參謀部提出英國之要求，但葡國迄不加以答覆。伍德好施上將深感焦灼，乃與英大使塞爾貝會商，塞氏囑其少安勿躁，伍氏不耐，直接報告倫敦。其報告文有「余是否應向彼等拔槍相對，抑仍應一味期待，」葡萄牙將領凱漢將軍曾告余謂葡萄牙之前途端賴與英國之聯盟，蓋西班牙隨時對於葡萄牙有威脅之可能。故葡國甚望西班牙之力量，日趨削弱，甚至使加泰隆與西班牙分離，亦在所不惜。英國軍事代表團團員之張伯倫中尉，提及歐戰之危險，略稱德義兩國僅虛張聲勢，渠及多數青年軍官，均以爲應即開戰。德國陸軍尙未準備就緒，德國之舊式飛機及兵器，實際上已無效用，而德國之經濟狀況亦不穩固，德國缺乏礦砂，煤油，橡皮及糧食，德國之友邦義大利，亦缺乏原料，因此立即發動戰事，則危險之可能性較少，且英國目前可獲美國之密切合作。張伯倫副官對於採用徵兵制問題，以爲倫敦人士深信海軍爲最有效用之武器，但開戰以後，英國或將實行總動員。英國軍事代表團之達萊上校對於該團之工作表示樂觀，英國將採用保證勝利方法，目前將盡力阻止德國在此間購辦軍用品。渠繼稱德國最近曾售軍火與西班牙共和軍，達萊上校對於未來戰事之見解，亦與張伯倫中尉相同，以爲英美合作已獲良好結果。關於徵兵制問題，達萊以爲英國實行一般軍事準備，打靶練習，及志願兵組織等項，業已具備大規模擴充陸軍之必要條件。英國已在印度等殖民地組織戰略後備隊，並設立下列各學校：訓練未來戰爭之軍官，中央軍官學校，訓練高級軍官，帝國陸軍學校，訓練下級軍官。當時美國海軍武官蓋特少校稱：美國在思想方面，與民主國家接近，目前美國

正考慮迅速援助英法兩國之問題，此項援助不致以上次世界大戰時，於一年後，始有美國軍隊積極參戰，在目前之戰事中將於戰事開始後七日至十日之時期內，派遣飛機一千架參加戰事。蓋特並提及德國向南美之發展，美國斷難同意。余與張伯倫中尉，達萊上校，及蓋特少校之談話，已發生英美兩國於戰事爆發後，將密切合作之感覺。渠等對於吾人於未來戰事中之態度，異常注意，渠等皆以為必須竭力避免未來之戰事，因此項戰事，將威脅人類及文明也。余曾應法國大西洋艦隊達里克斯少校之邀請，參觀旗艦及航空母艦，當時達里克斯少校暢談未來戰爭之可能性，渠以民主國此項和平主義，為最大之錯誤，此項和平主義，將阻礙開戰時先發制人之戰略，而使敵人處於優勢地位。

第八件

德國外交部於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頒佈波蘭重要檔案之第八件公文，為波蘭駐法大使盧卡斯維資一九三九年二月間致波蘭外長之報告。原文如次：

「上星期美國駐法大使貝立特自美國休假三月後返抵此間，余與之談話兩次後，謹將所得印象，以及美國對歐局政策報告如次：（一）美國外交政策欲直接干涉歐局，但輿論仍抱孤立態度，同時美國人民對於歐局之注意力較前大增，甚至較之內政尤為注意。美國官方人士咸相信局勢異常嚴重，英法將與德義發生戰事，倘英法失敗之後，德國將轉向美洲大陸發展，故美國應於開戰以後參加英法作戰。貝氏表示「倘戰事爆發，吾等將不參加其初期戰事，但必使之中止。」羅斯福總統雖不以萊茵河為美國疆界，但確申明美國之出售飛機予法，係因法國陸軍乃美國之第一防線。（二）義大利對法要求毫無根據，法國不應對之有何讓步。美國於此願予法國以強烈之支持，甚至倘英國欲與德國獲得諒解，犧牲法國，美國均將加以阻止，蓋英國威望在美國與

論及一般人民觀感上，已因遠東近事及慕尼黑會議而一落千丈矣。特美國態度雖已決定，但目前因孤立派之反對，不能對於歐洲問題獲得積極解決之方案而已。（三）總之美國羅斯福總統之政策，可以一言以蔽之，在贊助法國之抵抗使其應付德義之壓迫同時施用壓力於英國使其不與德義妥協。波蘭駐法大使盧卡斯維資簽字。

第九件

波蘭駐美大使波托基與美國駐法大使貝立特，舉行第二度談話以後，於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第二次致波外長之報告，頃經德國外交部以白皮書之形式加以宣佈。其內容如次：

「前日美國駐法大使貝立特來大使館訪晤，與之暢談。據悉渠將於本月二十一日回返巴黎任所，蓋此次返國已經三月，此次回任攜有羅斯福總統之大宗訓令。根據談話結果，余獲得印象，即羅斯福總統對於現存歐戰，有極明晰之態度，將由貝氏轉告法國外交部，其內容如下：（一）羅斯福總統之外交政策，深惡全能國家。（二）美國準備在海陸空三方面從事作戰，加緊準備，撥款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三）美國認爲英法必須打斷與全能國妥協之念頭，拒絕修改領土之討論。（四）美國保證放棄孤立政策，決定援助英法，願以整個原料及財富供給英法作戰。貝氏繼又談及法義關係，相信兩國衝突勢所難免，但法國單獨可以擊敗義大利之海陸軍，德國對此至多予以道義上之援助。貝氏並稱讚波蘭政策，謂其經過去年秋季之危機後，波蘭地位已臻鞏固。貝氏詢余以波蘭關係，余答之曰：外傳種種完全揣測之詞，蘇波互不侵犯公約已有重行訂立之必要。因自捷克事件之後，蘇波關係大趨惡化，亟應加以調整，使其恢復正常。同時波蘭爲尋求市場，亦不得不向蘇聯發展。貝氏對於蘇俄，其態度極不友善，并認爲德國暫時不致向東歐進攻，第一波蘭力量甚爲強大，其次匈牙

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各國態度，均尚未明朗，故認爲必須從事若干準備，使地位更臻鞏固後，始能有所行動。貝氏相信德國將實施其對烏克蘭之計劃，但不致在一九四〇年以前發動。余當詢以倘果實現，英法是否將出之以武力干涉。貝氏答稱英法武力干涉德國侵略之計劃，根本已經完全放棄矣云。波蘭駐美大使波托基簽字。

第十件

德國白皮書公佈波蘭檔案第十件公文，爲波蘭駐英大使拉克辛斯基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九日，在倫敦向波蘭外交部提出之報告書。原文如下：

余於今日宴請英國對外貿易大臣赫德森，並邀請外務部及財政部官員作陪，討論赫德森於本月杪訪問華沙之問題。此項宴會業已消除關於波蘭之英國貨物進口限制之誤會。余將於三月十日另提報告討論該問題，此項發展已構成交換意見之良好基礎矣。赫德森態度直率，坦然討論各項政治問題，與外務部官員之謹愼態度迥然不同。此項方式之採用，殆係出於故意，蓋英政府希望向波蘭誇張其勢力決心及樂觀主義也。余以爲對於赫德森之言論應作愼重之解釋，此項言辭並非具體之保證或約束，而爲無約束性之一般言論，且含有宣傳之意味。然赫德森之直率態度，使談話頗有興趣。赫德森坦然承認英國態度之基本原則，爲堅決對付德國之威脅。赫德森以爲義國之危險性甚小，渠深信義國之經濟力量不足以單獨威脅英國。赫德森對於德國問題，亦頗樂觀。渠宣稱德國之經濟狀況，因輸出之減少而較感困難，德國經濟部長等均已要求成立經濟諒解矣。赫德森相信英國政府決不對德國放棄任何歐洲市場，但英國亦不欲在中歐各市場爭取德國之地位。赫德森宣稱：目前英國正進行經濟談判，藉以推翻德國之交換貨物之制度。英國將於秋季邀請戈林將軍至倫敦，殖民地原料各項問題均可於十八個月內加以解決，和平及政治安定均可恢復。然赫德森仍提及「抵抗政策」，渠以爲

英國已拋棄二十年來之口號，而與十九世紀末葉之戰爭時代相聯繫矣。赫德森對於蘇聯問題，提出下列四點：（一）蘇聯之力量如何？（二）最近與蘇聯簽訂商約其意義如何？（三）英蘇關係是否將益趨密切？（四）蘇聯對於英國之友好關係，是否具有興趣？余以外交家之口吻加以答覆，並特別着重第四點。目前蘇聯代表以爲戰事之威脅在西方「抵抗最少」之區域。蘇聯國力強盛，對於未來之發展無須焦慮。赫德森亦稱渠於昨日會聞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發表同樣之言論，對於赫德森之轉變語調，可獲結論三點：（一）渠對於訪問蘇聯異常注意。（二）渠甚重視此項訪問。（三）蘇聯已表示冷淡。赫德森殆欲於政治意義以外，使莫斯科談判及經濟事務，就英國之觀點要求增加英國蘇聯之輸出而獲得新平衡狀態。

三月九日晚報告撰竣之後，余與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在招待會上相遇，證實余對邁斯基赫德森之談話，判斷正確。據余所得印象，英蘇密切之政治關係尚未建立，赫德森欲赴莫斯科訪問一事，蘇俄官方人士現亦尙抱保留態度。赫氏申明渠赴華沙亦無任何固定計劃，其目的惟在增加貿易之交換並以「出口借款」增加英國對波蘭之輸出云。波蘭駐英大使拉克辛斯基簽字。

第十一件

德國外交部頒佈波蘭重要檔案之第十一件公文，爲波蘭駐法大使盧卡斯維奇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呈報本國外長之文件。原文選譯如後：

本月二十四日，職與美駐法大使貝立特會以友誼之態度交談，大致如下：關於四強提出之申明書，英國建議如何措詞，波蘭如何答覆，余皆未有所聞。但由報章披露之報告，以及余由各方獲得之消息推測之，英國之建議似甚幼稚。德國與波蘭強弱懸殊，英國竟授意波蘭與德國共謀妥協之方，俾能與張伯倫之內政方針有利，尤

爲愚魯者。英政府顯然表示欲與蘇聯合作，以謀適應張伯倫之內政方針是也。此種企圖，使他國感覺英國並非欲保護曾受德國新政策威脅之諸國，而係欲與希特勒主義爲難，其最後之目的，並非保持和平，乃欲傾覆德國耳。凡確悉波蘭之政策者，皆知波蘭政府不欲輕信張伯倫之言而作冒險之行動也。英政府倘於提出建議之前數日，業已海軍動員並施行陸軍徵兵制，而法國亦頒令作規模較大之動員，吾人倘可認其具有忠實合作之誠意。事實上英法並未採取此種措施，可知英國之外交談判，難有成功之望矣。英國建議之原文余不知之，希特勒之用意，余亦不悉。以余度之，英國之建議殊欠審愼周詳，波蘭政府祇有自擇應付之策。希特勒或將以武力壓迫波蘭，則吾人祇有以武力應付，其結果將引起歐戰。而初期作戰之時，波蘭將受德國全力之壓迫，不但波蘭之前途險惡，對於英法亦屬不利。波蘭如欲避免德國衝突，祇有與英國停止談判。希特勒將認爲此乃英法政策弱點之暴露，更將鼓勵希氏向歐洲東部及中部再作拓展，遲早仍不免於發生戰禍。事實如此，若以和戰之責任完全加諸波蘭之肩，豈非幼稚。總之英法兩國應負最重大之責任。英政府今日若不能了解此情，則歐戰甚至世界大戰必難避免矣。貝立特大使爲職所動，請予將所言重述一遍。嗣問職明日英法若建議簽訂同盟，波蘭將予以接受否？職答稱：關於此事，不能致覆，並指陳重心不在英法之建議，而在英國是否採取實際之措施。貝氏表示彼與職見相同。翌日貝氏告職已請美駐英大使甘納第即日拜會張伯倫，告以所聞之情事，並對於英國政府所負之責任一點，特別鄭重提出之。二十六日貝立特大使當職之面，與甘納第大使通電話，聆取甘氏與張伯倫之談話經過。職深信貝大使在千鈞一髮之際，惠予合作，對吾人有利。是以將經過情形詳陳鈞鑒。

第十二件

德國外交部公佈第十二件波蘭重要檔案，爲波蘭駐英大使拉辛斯基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致波蘭

外交部長之報告，其內容有三：（一）英國政府歐洲危機之態度。（二）與波蘭之關係。（三）拉氏與美國駐英大使甘納第之談話。茲將其原文譯述如次：

「自捷克事件發生後，英國輿論及政府均引起極大之變動，認為英國已需要强有力之措施，而不能再事寬容。但一般妥協派如西門爵士之流，僉主張英國應以防護帝國利益為前提，中歐東歐及德國發展之範圍，英國可以退出，無所損失。此輩人士同時希望德蘇兩國發生磨擦，德國佔領捷克發生困難，俾英法雖退出東歐及中歐，而德國亦不能高枕無憂。此輩妥協派人士，一面主張限制英國利益範圍之活動，一面更主張簽訂英法蘇波聯合宣言。關於此事英蘇關係頗值注意。當英國海外貿易大臣赫德森訪問華沙莫斯科之時，余曾有詳細報告，陳述英國方面極願在政治上增進英蘇關係之願意。但蘇俄方面似乎不甚熱衷，莫斯科對於簽訂聯合宣言提出附帶條件，其內容如何，迄今並未宣佈，但據所知，蘇俄提出條件之中有以波蘭之加入為簽訂之宣言之條件者。（註此事係余在外交部所探悉，但蘇俄表示否認。）無論如何，英蘇關係已不若英國初發起時之款洽，當法總統勒勃倫訪問倫敦時，余在招待席上，數度與蘇俄大使邁斯基相值，渠對近來局勢之發展，甚表滿意，亦以見英蘇關係之最近眞象矣。

本月二十八日，余與美國駐英大使甘納第舉行會談，遵照鈞座訓令，已將談話結果具報盧本斯基司長，轉呈鈞座，余詢問甘氏最近與張伯倫首相所進行關於波蘭問題之談話，其內容可否見告，甘氏正式否認，謂並未舉行該項性質之談話，同時對於美國駐法大使貝立特之公開討論該項問題，引為異常驚訝。於是余乃詢以英國軍事行動之意見，甘氏之答覆，余已於上次縷晰報告矣。按甘氏認為倘波蘭決心抵抗德國以維護但澤，則英國必捲入漩渦。但波蘭是否將決心為但澤而與德國抗戰，此間人士均認為不敢遽下斷語。當余提及蘇俄問題之時，甘氏緘口不提，不願多所討論，僅稱英國與波蘭合作之願望，較之與蘇俄更為熱烈。（此項意見今日倫敦

報章中，亦有同樣之表示。）以上為甘納第大使之表示，此外倫敦新聞界人士咸傳甘氏會向英政府表示，倘英國能扶持被德國威脅之各小國，則美國對之甚表同情波蘭駐英大使拉牽斯基簽字。

第十三件

德國外交部公佈波蘭檔案之第十三件公文，係波蘭駐瑞典公使波徒洛斯基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致波蘭外交部長之報告。其原文如次：

「英國海外貿易大臣赫德遜，昨日在此間宣稱，渠此行幷無若干成就，赫氏發言時，似稍欠圓通，致引起此間經濟界人士反感。瑞典著名財政界人士某君告余，以赫氏對瑞典態度之見解，認為將來倘發生戰事，瑞典應禁止一切原料輸往德國。瑞典人士當向之解釋，謂瑞典願意保持中立，但如德國控制波羅的海，則瑞典無法拒絕鑛苗之輸往德國。赫氏於接見記者席上，力言瑞典應增加對英貨物之出口，倘經濟代表團不能達到目的，則英國將要求修改現存商務協定。瑞典經濟界人士認為此語不足容心，即英國不購瑞典之鋼鐵農具，瑞典必可在德國獲得更好之市場。關於英瑞貿易關係，「蒂德林報」四月十三日發表社評加以評論，申稱英國向瑞購買之進口貨，多為英國工業所必須之原料及車製造品，其價值有較瑞典國內市場更低達百分之六十者，從瑞典立場而論，應望此種制度加以廢除，俾國內市價可以納入正軌。波蘭駐瑞典公使波徒洛斯基簽字。

論帝國主義戰爭

杜德 R.P.Dut 著
開　基 譯

拒絕和平陣綫的政策，其唯一結果就是戰爭。現在戰爭已經爆發了。西歐和中歐的人民已被捲入，戰爭的火焰快要燒到全球。這已經不是孤立的弱小和偏遠國家間的問題了。大家漠不關心的蹂躪北平、哈拉（阿比西尼亞城市）、瑪德里的轟炸機，現在已經威脅到巴黎和倫敦。歐洲的三大強權已進入戰爭；第四個軸心的夥伴，僅在等待時機。第五個法西在亞洲的夥伴，正繼續着遠東的戰爭。僅有兩大世界強權，蘇聯和美國，現在還站在外面，也許在最後會立到一個對戰爭結局操決定勢力的地位。目前的戰爭還不是一個世界戰爭；但它進一步的發展，不僅會謀展到全世界，而且會擴展成一個包羅社會的、民族的、和帝國主義的鬥爭的鉅大複雜體，代表資本主義無政府的最後階段。這次帝國主義反動者未能以犧牲他人使其避免的戰爭，是目前帝國主義到了山窮水盡的明證。是一九一四世界大戰及一九二九經濟危機後，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崩潰的第三個更大的警號。它將促起無數的狂暴鬬爭，而其結果祇能是直接發動它的法西獨裁政治的崩潰，以及培養和武裝法西强盜和使世界遭遇此種危機的整個反動社會秩序的崩潰。此種情勢——現在還祇是開始，以後還將經過若干變化——亟需所有領導革命運動的人的最冷靜的觀察和最正確的指示。我們現在必須取決的決定，不僅有關數十萬或數百萬人的生命，而且有關社會主義和人類進化的將來。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教訓

這次的戰爭是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一九一四的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是那時世界帝國主義兩個主要

對敵間的，即英德帝國主義間爲重分割世界的戰爭。所有其他許多問題和衝突，如法義和義俄的衝突，歐洲的民族解放鬬爭，以及比利時和塞爾維亞人民反征服和吞併的鬬爭，都附屬在這個中心的敵對範圍內。這個中心的敵對，才是戰爭的決定性質。這兩個帝國主義集團都在自衛戰爭的謊話和民族自決的口號的掩護下進行其掠奪的吞併目的，因此無產階級在戰爭中採取了它必要的策略，這是在戰前宣佈於國際的「巴塞爾宣言」由布爾雪維克實現的：集中共鬥爭於其本國的帝國主義；否認民族自衛的口號作爲吞併目的的掩護；否認自衛主義直到無產階級獲得政權的時候。這是把帝國主義戰爭發展成社會主義革命，把帝國主義戰爭爲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轉變成內戰，以符合無產階級在所有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基本目的的特殊的先例，一九一四的戰爭，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的勝利，德國和中歐革命的初步成巧，以及革命潮流的普遍全球，促成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

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原因

從這時起，世界的情勢已經改變了。世界社會主義和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問題支配着所有其他問題。帝國主義的衝突——由於一九一四戰爭的結果繼續以尖銳形式向前發展——從此確定其方向，依照這個中心對立而發展。這便是使一九一八瓦解和戰敗的德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能夠迅速復活和重起的決定因素。依照正常的發展，在德帝國主義瓦解之後，帝國主義對稱的下一階級本應發展成代表帝國主義兩大巨擘的英美的對立；在一九一八——二〇初期這確會開始迅速地顯露出來。但是這個深刻而基本的對立，仍然是隱伏的，而且發展極慢，它爲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迫急的和更尖銳的中心對立所掩蓋——由於恐懼社會主義以及這種情勢在歐洲的反應。因此，戰敗的德帝國主義便能夠在這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或英蘇的中心

對立的基礎上很快地重振旗鼓。英帝國主義使德帝國主義復活的程序是：拉巴羅條約，斯特萊斯曼的策略，希特勒作爲西方反布爾雪維克鬭士的登台，以及對希特勒的縱容，由此希特勒便能很便易地被准許重整軍備，得到財政援助，打破凡爾賽的桎梏進而威脅歐洲。自一九〇四到一九一八，英帝國主義用盡它所有的力量給予德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而自一九二三到一九三八，它又用盡它所有的力量去重建和復興德帝國主義，甚至使它比以前更爲強大，作爲反對布爾雪維克的假想武器。因此它便鍛鍊出現在轉而對付它自己的武器。這就是目前戰爭的基本原因。

凡爾賽條約的收穫

協約列強在凡爾賽追求着矛盾的目的。一方面它們力求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軍事上一下就把德帝國主義打得再站不起。它們看到德國人在中歐人口數目的衆多，幾等於英法兩國聯合的人口，再加上它有全歐人民最高技術的工業發展，若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必然不可避免地將使德國主宰全歐。因此必須加以殘暴的限制。它們力求用羅馬對伽太基的和平強迫使德意志民族分離，把德國人民橫加分割，使其組織成衛星帝國；剝奪其航運和殖民地以及加以賠款的重負以粉碎其工商業的發展；並以強迫裁軍，毀滅德國的海陸軍力。它們當然知道它們因此播下了將來復仇戰爭的種子，一如德國人自已在一八七一的法蘭克福條約裏所作的一樣。不過它們的計算是：它們擁有這樣無畏的武力，並已對德國加以裁軍和統制無比嚴密的限制，德國絕不可能再想重整軍備和重新建造其權力，而不再一上來立即就被打下去。可是它們沒有計算到「辯證法」能如何迅速地使這個最不可破的鋼鐵桎梏彎曲而斷裂。英國保守分子和二百個國會議員，在帝國主義貪慾的盲目下咆哮鼓吹，對德實行一個超伽太基的和平，因而種下了希特勒得勢和這次戰爭的種子，其中爲首的

一個便是尼維耳張伯倫先生。

縊殺德國人民革命

當時的另一種情勢是協約列強在凡爾賽對布爾雪維克或一個眞正的德國人民革命的恐懼，甚至比它們對德國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憎恨還利害。在這樣兩個衝突的目的間，它們便簽下了它們自己的死刑執行命令。祇有一個眞正的德國人民革命——它的目的在毀滅軍閥官僚階級，打倒普魯士貴族大地主的權力和佔有，由此建立一個眞正民主基礎以代替魏瑪的假民主——才爲全歐人民終止德國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威脅。這是德國人民力求在一九一八——二三完成的，這也是協約國絕不讓他們完成的。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它扮演着協約國的馴良的代理人——的隱蔽之下，德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血腥中被擊碎，工人的馬克斯主義的領袖被屠殺，兵工會議被解體；爲了完成這一切，舊的軍人階級又被捧上台而重新給以武裝。在協約國的默許下，軍國主義又重在德國建立起來，以反對布爾雪維克主義。協約國監督裁軍的小組軍事委員會得到很多關於非法重整軍備和非法的軍事組織的報告和文件，可是它們的最高當局却視若無覩。於是如黑衛軍等等便組成未來法西團體的細胞，所有這些都是得到英法統治階級的默許建立起來的，魏瑪共和祇是一個外表，在後面握權的乃是舊政權等到反革命的工作完成後，這個外表便可丟開，於是公開的恐怖獨裁便代表金融資本最反動和最好戰的階段而登場。

英法反動者與納粹主義

這樣，英法統治階級便在幾年內把他們於一九一四——一八內取之於人民——他們那時相信他們最

為使世界從德國軍國主義的威脅解放出來而戰——的所有犧牲的成果，完全拋却了。一方面，由於對德國人民所施的壓迫，它們從凡爾賽條約播下了未來戰爭的種子；另一方面，由於絞殺德國人民革命以及鼓勵軍閥階級的重建，它們便建造起德帝國主義的武力——它由利用人民的不平，所以能在人民的支持下重建起來。單是民族的壓迫還不可能產生威脅英法無敵軍事優勢的力量；單是聲名狼藉的軍人和反動勢力，也不可能在人民中獲得支持。可是二者聯合起來便產生了這個爆烈的混合物——納粹主義。從這時起，英法反動者的短視的貪慾和殘忍便轉向於自殺狂。它們用自已的手打斷了凡爾賽的鎖鏈。軍火、金錢、領土，它們把所有一切都傾入它們內心理想的反布爾雪維克的高貴文化戰士的納粹的懷抱。『那般普魯士的貴族，他們總有一天要欺騙你的』在凡爾賽狂的當日，「每日郵報」這樣反來復去地爭論。這個預見極正確；不過「被欺的」却正是「每日郵報」——它把希特勒捧到天上，扯破凡爾賽條約，以及把所有一切送給納粹——普魯士貴族的聯盟。希特勒是這次戰爭直接和顯明的放火者，可是希特勒却是英法帝國主義的產物。要說希特勒拿火柴點燃了火藥，那是英法統治階級安下火藥的引線，把火柴擺在他手裏的。

誰武裝希特勒？

假若今日英法兩國的兵士必須有西格弗利防綫前去喪失他們的生命，他們的同胞最好能記起，三年半前非法武裝佔領萊茵區以及達到反凡爾賽條約的設防，都是在英國政府的默許下和「每日導報」的喝采中進行的；當時英國政府拒絕了法國政府採取干涉的要求，而「每日導報」更在同時斥責一般倡導干涉這個未來戰爭準備的人為戰爭挑撥者，正如它斥責英法蘇和平公約的意義為等於軍事同盟，並違反集體安全的原則一樣。如果今日的德國潛艇擊沉英國船隻並殺害英國水手，讓大家記起一九三五的英德海軍協定破

壞了凡爾賽條約的海縮條款，給予德國以建造潛艇的最高比率的特權的事實。(「德國有權據有等於不列顛聯合王國各部所據有的潛艇總噸數的潛艇噸數。」)

誰以財政援助德國？

在上次大戰中，大家認為那是軍火商國際的權威的一個可怕證明；在那時，就個別情形來說，英國製造的槍炮毀滅着英國人的生命，但在這次戰爭中，納粹的全部戰爭機構已於六年內在英國財政援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了。關於這點，可看「證券交易所公報」的記載：

「更切當的問題是：誰以財政援助德國？如果沒有這個國家（英國）作為一個支付的匯劃，所以在困頓的情況下，沒有信用透支的機會，德國絕不可能繼續其計劃。」(Stock Exchange Gazette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

這還可和「財政新聞」國際欄的社論比較：

「毫無疑義的，德國在購買原料上所有的全部自由交易，實際上都是大不列顛直接或間接供給的。無論什麼時候，若果清算的日子到來了，英國政府在這件事上的自由態度似應為不列顛兵士和平民的生命負其責任。

「最後將用來對付這個國家（英國）的戰爭原料，除了由於大不列顛慷慨地給予它的敵人以購買原料的自由交易外，是絕對無法產生的。」(Paul Einzig 一九三八——三九的世界財政)

當時間到來的時候，我們去清算英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這些事是不會忘記的。

一九三八年英法兩帝國供給了德國的毛鐵需要的百分之廿六，鉛百分之卅三，鉻百分之五十，銅百分之六十二，錳百分之六十一，鎳百分之九十四，鋅百分之六十，橡皮百分之五十二。沒有這些供給，德國絕不可能發動戰爭。直到最後一刻，英國對建造德國軍力的供給仍然繼續進行。就在戰前的最後一月——一九三九年八月，倫敦市場還在加緊供給德國的戰爭原料。

「大批德國對橡皮和銅的定貨單，昨天在倫敦不惜價錢地成交了。德國購銅近三千噸，使價格飛漲十八先令九便士到每噸四十四鎊十八先令九便士。

「本月中德國單在倫敦所購之銅，已超過一萬噸。

「由於德國定貨四千噸，倫敦橡皮交易所幾乎打破了售貨紀錄。據聞德國本月的購貨已達一萬七千噸——兩個月的正常消費。」（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新聞紀事報」）

像這樣加速度以戰爭原料裝備敵人，直繼續到戰爭的前夜。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並不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開始的。它在前幾年就已開始了；它的準備可回溯到八年前。其性質已敘述在一九三八的「聯共黨史」內：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實際已經開始。它是暗地裏開始的，是不宣而戰的。各個國家和各個民族幾乎都不知不覺地陷入戰爭漩渦了。三個侵略國家的法西當局，已在世界幾個地方開始了戰事。……歸根到底這些戰爭是反對英法美的資本主義的利益的，因爲它的目的在求世界領土和勢力範圍之重新分割，使侵略國家得利而以所謂民主國家所犧牲。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特徵是雖然這個戰爭正由侵略國家進行和展開，而其他列強，即所謂「民主的」列强——事實上戰爭正是對付它們的——却裝着不關它們事袖手旁觀，以愛好和平自詡，斥責法西侵略者，並……一步步把自己的地位讓給侵略者同時又揚言準備反抗。」

同樣我們在一九三九三月斯太林的演講中也可看到關於此點的敍述：

「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個顯明特徵就是它還沒有普通，還沒有成爲一個世界戰爭，戰爭是由侵略國家發動的，它們以各種方式蹂躪非侵略國家，特別是英法美的利益，而英法美却後退不前，向侵略者一再讓步。」

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後的新事實是，跟着德國於九月一日發動侵略波蘭，英法在預先拒絕了一個足以制止侵略的普遍的和平陣綫之後，已經對德宣戰了。

背叛波蘭人民

這個新階段的意義是什麼？它的趨向如何？無產階級和反法西勢力必須採取什麼行動？我們在這裏討論的不是一個簡單的，而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情勢。中含有許多矛盾的成份，在這個情勢中很顯明的，有許多力量已經脫離了支配者的掌握，而且還可預料它將發生若干急轉和變化。毫無疑義的，英法反動者直到最後還在設法和德國妥協。波蘭和對波條約根本不過是賭局上的一個賭注；就在英政府和柏克上校簽約的當時，也沒有過關於軍事抵抗問題的眞正考慮，這可從拒絕唯一可能拯救波蘭的蘇聯軍事援助，以及對聯合行動和戰爭發生時沒有絲毫計劃上看出來。勞合喬治和邱吉爾在當時的警告很明白：

「要是沒有蘇聯的援助就去援助波蘭，等於自投羅網……我要求政府採取緊迫的步驟去獲取俄

國的同意、同盟、協定、公約——不管它稱作什麼，祇要它是一個共同對付侵略者的諒解。若辦不到這點，我們便承擔了一個可怕的賭局，一個極危險的賭局。」（勞合喬治一九三五年四月三日在下院的講演）

「他（張伯倫）對着德國的巨大軍力去保證波蘭、羅馬尼亞和希臘。我是一個在下院喚起大家注意這件事的。我曾斥責這個沒有俄國的軍事援助而允許的保證，爲絕頂的瘋狂……祇有俄軍才能及時趕上戰場援救波軍。」（勞合喬治一九三九、七月廿七在「星期快報」）

「除了俄國的實力援助，再沒有其他方法能夠在東歐支持一個反納粹侵略的戰綫。」（邱吉爾，一九三九、五月四日於「每日電聞」）

一九三九春季的這些警告——到秋季就變成了可怕的現實——並不是一個祕密；它們是「公表於天下的」。對這些警告的置若罔聞，可證明英國政府並未預料會有戰爭的發生；對波的保證祇是對德外交壓力的一種形式。當英國的軍事使團到達莫斯科時，便可看出英國並沒有把軍事抵抗問題看作一個實際問題，而在蘇聯當局——他們認爲這是一個嚴重的戰略問題——和英國當局之間也並無共同的立場。金融的寡頭們，如它們所作的打算一樣，它們祇在玩弄外交的賭局，可是這些外交的賭注却是各國人民的生命。

玩火

在對蘇談判中，更明白地表現出這種情形和打算——或錯誤的打算。這裏絲毫沒有時機危急的觀念，也絲毫沒有建立一和平陣綫的意思。要是兩者中有任何一個，在蘇聯建議一個堅固和有效的互惠和平公約時，一提出便可立即締結；不致始而裝佯，繼而挑剔，再而用盡各種可能的機巧加以拖延。很顯明的，英國對這件事的打算仍然是在利用談判來作外交的詐嚇，想藉此壓迫德國能締結一個協定。在這個時期中，納粹的軍事準

備公開地向前推進。誰都知道納粹的動員在八月中旬即已完成。可是這件事却沒有使英國的統治階級感到時機的迫急、需要即刻組織一個陣綫來對抗侵略的威脅。恰恰相反，直到八月三號英國的國防（！）部長還安閒地宣稱說「絕不會有戰爭——政府有把握這樣說。」他們信賴他們第二個慕尼黑的計劃。他們信賴納粹的動員會用去對付別人。他們信賴他們有可憐的蘇維埃笨蛋穿在綫上。不幸的是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對付的並不是勃倫和阿斯特，而是知道這般慕尼黑主義者所玩的「大而危險的戲法」的一切以後宅會發生什麼「嚴重失敗」的人。

蘇德互不侵犯公約

蘇聯以最大的忍耐，一直等待到最危機的時候——等到八月下旬，這並不是他們不了解張伯倫的策略（莫洛托夫的幾次的警告是尖銳而明白的，）他們不過是在給予英國一般希望一個協定的各種勢力以最後的機會，使他們從白日夢中醒來認識到眞實的威脅，並起而強迫組織這個單獨即可援救和平的和平陣綫，可是英國各種官派的反對勢力，仍然是愚頑地馴善和消極，祇是一味喧嚷和平公約快要成立（張伯倫正要他們這樣做）信賴着張伯倫，拒絕對張伯倫作希徵的攻擊，拒絕聯合，孜孜於討論在和平陣綫「成立後」和希特勒談判的條件——而不去努力促成和平陣綫的建立。當英國軍事代表團到達莫斯科——正是希特勒頒佈總動員的時候——表明出英國甚至連討論任何普通行動的希微意思都沒有時，蘇聯便立下決心採取緊急步驟應付時局。當和平陣綫已被西歐政府所拒絕，而西歐人士又無能制止他們政府的怠工時，要由和平陣綫來拯救普遍的和平已不復可能了。對於西歐這般定命和消極的人，要違反他們的意志來拯救他們也是絕不可能。這必須找出一種替代的方法來擊破反革命陣綫。因此在八月廿三號蘇聯和德國締結了互不侵犯公約。張伯倫的反動計劃一拳即被打得粉碎。

張伯倫主義從此全部坍台。這般拒絕和平陣綫的不干涉主義者、反而自己當頭正中一棒。在希特勒明白張伯倫在最後已拒絕和平陣綫時，他知道他可以捧出他的拳頭了。英國的反動派慕尼黑主義者——他們拒絕了和平陣綫使世界遭遇到這種災難，現在却企圖掩飾他們的罪過——他們指責德蘇公約鼓勵了希特勒的侵略。這等於說，因爲雷在閃電之後發生，因此電花便是雷的原因。在八月中旬希特勒的動員就已達到它的高峯，這個打擊正是彰明較著準備着的。僅有迅速成立和平陣綫才可能制止它，蘇聯的軍事當局曾提出最緊急和最具體以行動制止它的建議，可是這些建議都被拒絕了。從這個拒絕的時候起，西歐和中歐的命運便被注定了。張伯倫對和平陣綫的拒絕，一方面促成德蘇公約，一方面促成希特勒的進攻。兩個結果導源於一個原因。血腥的犯罪是不能逃避的。應負這次戰爭責任的不僅是直接的侵略者和戰爭發動者的希特勒，而且還有英法的反動者，他們可能不用戰爭即可制止侵略而他們拒絕了；因而選擇了戰爭的道路。

現在戰爭是在張伯倫的選擇條件下，而不是在我們的選擇條件下發動了，雖然它是一個反希特勒的戰爭，但是我們必得認淸它根本是一個帝國主義戰爭。英法反動者並不是爲民主而戰，也不是爲了小國的自由或條約神聖以及維持和平而戰。它們祇是爲了它們的帝國主義利益而戰。它們的戰爭，是因希特勒法西主義進一步的發展——統治歐洲，要求殖民地等等——威脅到英帝國主義的重要利益。它們是爲了維繫大英帝國，反對敵對的帝國主義而戰，而且即在它們已經正式宣戰後，它們仍然在尋求擺脫的方法，尋求一種使帝國主義戰爭——它們當然知道這對它們整個基礎是一個致命的威脅——能够轉變到反革命戰爭的路徑的解決基礎。

可是帝國主義者的困境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它們在戰爭中和平中都不能找到解脫的方法。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是喚起歐洲國家和所有殖民地國家的大衆的歷史警號。

戰爭與文明

林語堂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中，生活的藝術和殺人的藝術時常是同時存在的，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上，不會有過三百年以上不生內戰和對外戰爭的和平時期。這似乎是由於人是一個戰爭的動物，也同時是一個和平的動物。人有戰爭的本能也有希望和平生活的本能，前者我稱為食肉本能，後者我稱為食草本能，這兩種本能奇異地混合在一起。

這並不是說人類的本性有缺點。人類完全馴服，沒有一點戰鬪性，這種文明是否值得有，也許還是應該疑問的。生活中間有鬪爭也應該有門爭，否則民族的素質就會衰微，正像一個豐衣足食的家庭在短短的幾代中間就會衰微一樣。

我並不是寬恕戰爭，我不過指出了我們生物學上的遺傳性。在自然的世界裏，戰爭的本能和生活的本能是同一事物的兩面。這種原始的生物學上的本能比任何一種暫時的意識形態和政府信仰更為根深蒂固。在生物的世界裏一方面有殘酷的戰爭，同時在另一方面，則有愛護幼兒的最永久的表現，和產生美的一切求愛的表現，像花的美和香，百靈鳥的歌唱，和蟀蟋的鳴聲。

一個非常和平的森林中，那裏知道無論在地上或是地下，都有最殘酷的戰爭在日夜進行着，夕陽裏的一頭摸魚鳥和平地停在樹枝上，那裏知道他剛才去暗殺一條鰷魚回來，這種情形如果在一個自然的研究者看來，似乎覺得有點傷心，那末他也應該知道，自然中生活的本能，力量更大，在自然的災禍發生以後，牠會重新表現出來的，給我們最深刻的印象，他如果想到這一點，也可以自慰了。朗愛蘭桑 (Long Island Sound) 海岸

在去年秋天，遭過重大的風災，可是今年春天到過那裏的遊客，看見了綠的樹，恬靜的風景，沒有一個不覺得自然求生力的偉大的。

現在歐洲又遭到戰爭的摧殘了。任何一個觀察家都能看到，在慕尼赫會議以後，戰爭似乎是不能避免的，因為和平正像戰爭一樣，在一個普通的法國人或是英國人看來，一個暫時的和平似乎更其有害。而且好戰的人仍以愛好和平者自居，侵略者把被害人罵作「掀起戰爭的人」，所以事情更其弄得莫名其妙。希特勒慘殺波蘭回來，帶着一雙血手，他又把這隻血手，伸向歐洲無辜地問道「為什麼要戰爭呢？」日本在大陸上發動戰爭以後，牠說牠祇要建立「新秩序。」和平和戰爭更其弄得混雜不清了。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人類渴望和平生活的本能，被好戰的本能暫時束縛了，遮蔽了，和毀滅了嗎？人類的文明，（指各種藝術，宗教，人類的共同信仰，近代科學的成就，和生活的藝術）這個近代文明會被毀滅嗎？讓我們先談第二個問題。

有許多人想到巴黎倫敦會被飛機炸毀而受了驚。有許多最前進的思想家以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近代文明會被毀滅；我則深以為不然。

我知道好戰的本能不過是求生本能之另一面，我又相信作戰的人決不會放棄求生的欲望，所以我以為求生的本能比好戰的本能強，因此求生的本能不會消滅。因為求生的本能不會消滅，所以文明或是生活的藝術，也不會消滅。那末我們說這次戰爭會把近代文明消滅，這是什麼意思呢？

在形式上，藝術和科學也許會暫時受到阻礙，但是我敢說，戰爭結束以後，母雞仍舊會生蛋，人們仍舊不會忘記煎軟蛋糕的方法。羊身上仍舊會生毛，英國的紡織廠仍舊會出吐威特呢和霍姆斯弃布。一個城市經過最殘酷的轟炸以後，在形式上也許會改變，也許大英博物院的幾種原稿，甚至英國的大憲章，都會毀之於火。幾個

英國的詩人，法國的科學家，也許會被溜彈炸死，有幾種貴重的實驗室器械，甚至整個的牛津大學，也許會被毀滅。

可是鮑特林地下圖書館不會毀滅。科學方法仍舊會存在。一切科學的著作和課本也決不至於消失。留聲機唱片和蕭邦的音樂仍舊存在，因爲人類對於音樂的愛好仍舊存在。一個民族的精華經過大屠殺，在人的素質上也許會受了嚴重的影響。但是一個民族祇要不完全消滅，就是最厲害的空襲，也不會把一個民族完全消滅，那末近代文明和一切藝術科學的遺產仍舊會流傳下去。在戰爭和破壞以後，愛好和平生活的寬大的本能，人類智慧上的創造力，便能在一個極短的時期內，把歐洲恢復舊觀。

假如人不消滅。那末什麼都不能消滅，一八五九年英法軍隊洗劫北平，把當時全世界唯一的皇室圖書館，永樂藏書樓焚毀了，在愛好中國古代文化的人看來，也許非常婉惜。但是對於整個中華民族這算得什麼呢？秦始皇最殘暴的焚書坑儒也不能把儒家的文化毀滅。

因爲德國經過上次四年歐戰，和戰後二十年的衰落和破產，並沒有被人毀滅，而且到現在又像以前那樣强盛而富於效率了，所以英法決不能在此次戰爭中把他毀滅。

這樣我們便要論到這個問題，最精微，非形體的一面，和人類生活的積極方面去了。我們假定文明是由信仰自由，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民治主義，以及現在正在動搖中的一般人的信仰造成的，那末以上那些東西消滅，近代文明也被消滅。全能國家從人民那裏奪去了這些文明的禀賦，使人民變成他們同胞的間諜，所以全能國家不必戰爭，已經在毀滅文明了。一個不容易統制，人的精神還是自由的民族，這個民族的文明便不能被戰爭所消滅。

事實上，如果把愛好和平生活的本能被好戰的本能所壓制，那末文明便很能把自己消滅。除非這些人類

生活的簡單價值能够最密切地保護，生活上簡單的自由和特權更能尊重，否則文明便有被消滅的可能。在當代的思想和當代的生活中這些生活上的共同權利漸漸地向「國家巨獸」讓了步，所以到處便有文明被消滅的危險。一個歐洲全能國家的公民已經失去了思想和生活上的若干權利和自由，這是非洲的野蠻人所一向享着至今仍舊在享着的。

事實上，我們離開普通所謂的文明已經很遠了。整個的自然界原是自由的。後來文明來了，給人類若干生活上的舒適，換取自由上的若干限制，這種限制我們普通叫作責任心。馬是沒有責任心的，每一種信鴿的飛回家是因為牠喜歡這樣。但是人却不然，人是被動而工作的。

第一，人家對他說他為生活而工作。然後又對他說，他應當為生活而戰爭，保護他工作的權利。現在又有人叫我們先大砲而後牛油，又對我們說，穿上軍靴死比不穿軍靴在床上死，更其死得可貴。我們回返自然，但是沒有自然給我們的自然權利。人們都有一張口糧證和責任心。有一百萬機械式的人，受過完全的訓練和編制，祇對一個方向思想，無論咀咒蘇聯或是讚美蘇聯，絕對聽他們主人的指揮。

所以今日文明所受的威脅並不是戰爭，或是戰爭的破壞力，而是生活價值觀念的改變及其附帶的各種政治學說。這種學說直接侵害人類生活上的普通和自然權利，使這種權利被殺人的需要所壓制。在全能主義者看來，殺人的重要性應該代替生活的重要性。

我們不能否認，從準備戰爭和征服的國家的立場言，全能主義是完全不錯的，但是從成為文明最終目的的個人立場上講，從普通生活幸福的享受講，那末全能主義一無足取。所以毀滅近代文明的不是機械，也不是戰爭，而是將個人權利屈服於「國家」的傾向，這種傾向是當代思想中一個非常有力的因素。

羅馬帝國也許是被老鼠或蚊子所毀滅的，結果因人的衰微而毀滅。近代文明也能被一種和平所毀滅，這

種文明能够造成民族的衰微，所謂民族衰微，或指形體上的意義像霍登教授（Professor Hooton）所說的，或指精神上的意義，便是普通人類自由的消失。從形體上講，一個二十世紀的人，帶着一張防毒面具在一個穴居人看來覺得非常可怕。但從精神上講，在若干國家裏，帶上防毒面具的人也許更覺體面。

普通人太被蔑視了。在全能主義的世界裏，威特曼（Whitman）的「大路歌」讀起來竟像舊夢一般。

我愉快地踏上大路，
前面是一個完美自由的世界，
這條漫長褐色的道路引我到任何一處，
我踏上的大路呀，
你向我說，「不要離開我嗎？」
你向我說，「不要離開，離開了我，你便入迷途」嗎？

我們要避免這個顚覆近代文明的威脅，我們祇能抓住這個人類自由的夢，和恢復普通人生活權利與生活自由的價值與重要。我現在更其相信，傲然而不願放棄他一分自由的「大流氓」，將爲世界的救主。

我在本文開頭的時候就說過，人類的好戰本能和渴望和平生活的本能是同一事物的兩種。一個入伍到前綫去作戰的志願兵，一方面是滿足他戰死沙場的高尚的志願，在另一方面也是滿足他向大路從事新冒險的本能，知道這一點的人很少。

如果說，一個兵士捉牢一個敵人，比他捉着一隻雞來充晚餐的菜更其興奮，這不是前綫上的眞實情形。眞正的情形恰巧相反。一個人在這條大路上會突然想到，生活的享受可貴得多，在死的面前，生更其甜蜜。戰壕裏的兵士，在沒有發生充份的仇恨起來殺死敵人以前，他決不會想到敵人的。

一個業餘的詩人在吟他嘲笑野鼠或是村女的新作，一個伍長在默默地吸烟。一隊兵士都在靜聽他們的同志讀着一部舊小說，也許是布爾威•李頓的作品。一個臉色蒼白，易受刺戟的十八歲的青年跑進來說他在附近破碎的村子裏竟發現了紫羅蘭花。也有人拿起六絃琴在唱歌。在前綫天上百靈鳥的歌聲，和地下蟀蟋的鳴聲，似乎更令人入勝，更受人激賞。

這個兵士突然發現了一個絕大的眞理，便是爲生活的緣故，是值得生活的。當他回顧後方的人民時，日常生活中無意識的小事也覺得很有意義而特別可愛了。一個志願兵最初受到戰志衝動的時候也許會歡狂地穿上了褐色的軍裝。但在戰壕裏過了兩三年，便覺得帶個紅領結在星期日下午，攜着情人悠閒地散散步，是最値得留戀的生活了。當你不能帶紅領結的時候，你才能充分領略帶紅領結的意義。一個請假回家的兵士，普通的市景和鄉村生活——一個香腸麵捲的攤頭，晚上的霓紅燈，甚至指揮交通的顏色燈，都變成了很可愛的東西了。甚至於在床上躺一回，沒有起身號的催促，也似乎成爲一種莊嚴的美德，和人類文明的永久的成績了。

事實上，一個人會突然覺得，生活上的一切好東西——早上的咖啡，新鮮空氣，下午的散步，甚至趕快去搭地道車子，或是在晨車上避朋友的面，都是生活的要素，也就是文明的要素，因爲這些東西便是生活的目的。戰爭使我們了解平常事物的意義。在理髮店裏寫意意修一個面，在前綫歸來的兵士看來，是最値得寶貴的事情了。

生活的目的便是生活，這是很明顯的，我們甚至決不會想到這回事，在平時我們甚至會提出疑問。例如躺在床上，會受道學家鄙視，神學家以爲不舒適便是德。但是前綫的兵士一定會漸漸覺得躺在床上是文明的要點之一，脫了靴子睡覺比穿了靴子睡覺是更爲眞實的生活方式。（江郁譯自紐約時報）

張伯倫・威爾斯・蕭伯納論歐戰

江邨輯

張伯倫的豪語

我敢擔保我一定能够生見希特勒主義消滅，解放的歐洲重行建立的日子。（九月三日在下院演辭）

把歐洲從永遠恐懼德國侵略的空氣中拯救出來，使歐洲各民族能够保持獨立和自由。（九月二十日演辭）

威爾斯論調

在上次世界大戰終了的時候，全世界人士都有一種共同的感想，覺得人事上的偉大革命快要光臨。「一次結束戰爭的戰爭，」這句話正表現了這種廣大的感想，這種革命能够把人類的傳統和現有的政府形式根本推翻。可是這種革命並沒有實現，我們現在都承認國聯是一個革命建議所產生的可憐的無效的結果，這個革命的建議，便是要消滅世界上的武裝衝突，為人類創造一個新生命。現在的局勢更為緊張，暴力和破壞更為增加，普遍的痛苦更為加劇，我們又回到很像一九一四年的時期中去了。我們人類當前最大的問題便是我們能否堅決地面對這個觀念和關係的根本改造事業，也便是世界革命，人類所規避了二十五年的世界革命。

如果要使這個革命成功，使人類的快樂和努力獲得新生，那末我們非把現局中的各方面和各個可能性加予最詳盡最澈底的討論不可。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或是一羣人能够完全知道這個廣大的改造事業我們如

果要建立一個領導的思想體系，使新的世界秩序能夠藉此出現，那末我們必需讓全世界人士，連我們現在的敵人也在內，能夠詳盡地，無懼地，公開交換意見。

我們當前有一個客觀的教訓，便是俄國的偉大試驗。一八四八年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共產主義的表現爲主體，無論我們對於社會主義運動的結果作何想像，我們現在都能認識建立一個社會正義，世界和平的普遍國際制度，消滅私人利益的動機，這個觀念是根本高尙的。但是這個運動開始就遭到壓制。不能說牠所欲坦白大胆而說的話。這是一種不自由的祕密色彩的普救說，

革命終於在俄國發生了，由一班受過地下活動訓練的人來執行，沒有專門知識，任何事情都要向人學習的蘇維埃政權禁止了自由議論，和向西方人自由的互相討論，而淪於今日神祕莫測的個人統治。這是黑暗中的革命。西方的將來必然向着世界集體主義的道路，西方爲什麼不能在極端坦白和相互容忍的空氣中向光明的改革路上走呢？現在又有一種顯明的威脅，就是我們對於新世界的願望又提出一種新的理由藉口，想重演日內瓦贗鼎的故事，這是我最覺得可怕的。上一次是國聯，這一次又拿「人類聯邦」的話爲號召。眞正的國聯可以在一九一八——一九年的時候使世界走上一條新的道路，一個眞正的「人類聯邦」也能在將來發生同樣的功用，但是要使這個「人類聯邦」成爲一個眞的，有效的組織，代表一種誠意的企圖，想達到我們認爲必能達到的全世界富有和安全的目的，那末我們必需提出簡單的誠意的討論，同時擬出各種計劃，使各國能夠得到融和的調解，世界資源和主要工業能夠達到眞正共享和社會化的目的，修正和擴大我們的大學與其他知識機關，建立一個全世界普通教育的高水準。這一些都是我們當前的主要工作，這種工作如果不在光明中進行，那末是絕無成功希望的。爲了細微的或是幻想的軍事理由而禁止公開討論，縱使是叛逆和革命的討論，便是爲了我們的手段而犧牲了我們的目的。

波蘭的戰事已經結束了。國內任何一個能夠看到這軍事棋局上三種行動的人，自從蘇聯軍隊開入波蘭邊境以後都已知道這一點。波蘭屈服了，肉袒於希特勒的足畔。希特勒可以說，我們爲波蘭而戰的原因已經失去了，所以我們已經沒有繼續戰爭的藉口。因此我們便把騎士的假面具扯去，我們便斷然起誓，我們並不爲波蘭而戰，又用維持均勢的舊藉口，起來解除德國的武裝，這種工作我們現在叫作廢除希特勒主義。

同時我們又在忍受着一種最不合理的軍事共產主義的妄想，從小小的不舒服起，到經濟的破產和家庭的分裂。我們又把潑萊台琴奈脫王或是法西斯獨裁者所夢想不到的大權賦與任何一個自告奮勇而不合格的人，其中還有一個冒險的盜賊。無論我們在生活中幹着何種工作，我們都接到停止工作和靜候的命令。我們的妻子和兒童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被運到旁的地方去，有時候有母親管着，有時候連母親都沒有在一起。我們的戲院和電影院都被關了，我們的學校，大學，和公共圖書館都被軍事當局的老爺們佔據了。我們在旅館裏被他們全部逐到街上，我們自已的屋子變成了撤退兒童的宿舍，我們非正式地把他們叫作小流氓。我們經過詳細的計算，能否付抵押利息，和駕駛小奥斯汀汽車到辦公地點而買的鄉間小屋，因爲政府編制驚人的預算，我們也供給不起了。還有一個原因，便是汽油的分配制度，這個制度的目的便是要使我們完全不能行動，正像燈火管制的目的，要使我們在日落到日出的時間內完全變做盲子一樣。鄉間小屋的主人和郊外居民發出付不出新稅的訴苦的呼聲時，西門爵士便坦白地回答說，如果他們不付稅，那末政府就不得不採取通貨膨脹的政策，像在我們逼他們採取通貨膨脹時的德國一樣。兩個半辨士的郵票要值一萬二千鎊，一個郵差的薪金要值一個國王的贖身價，而郵差們靠這筆薪金還難於生活，同時老處女和退休者所賴以獲得舒適生活的年金

和保險津貼金都變成了不值一文。我們的收入因爲物價高漲、一星期一星期地短少下去，而物價高漲政府曾經答允設法防止的，可是做不到。

這種種情形都是軍事共產主義被沒有經驗的人應用了所產生的結果，這些沒有經驗的人都是蠢子，他們自鳴得意，自欺自因此在戰時便身居要職，如果在平時，叫他們管一頭小狗都沒有人敢信任的。我們訴苦的時候，他們便要我們犧牲，買白色的外衣，到處帶防毒面具，作種種狂妄的不合實際的預防，防猛情炸藥的爆烈和毒氣的侵襲。

我們當然要提出這個問題：「犧牲，是呀，爲什麼犧牲呢？」你叫我們堅定和決心，但是我們在無謂的空氣中怎麼能夠堅定和決心呢？我們爲什麼忍受？我們堅定點什麼東西？我們下過什麼決心？我們已經讓波蘭覆滅，現在還鬧什麼眞見鬼！

張伯倫在演說裏把我們的作戰目的吹一下，算作給我們的答覆。邱吉爾在廣播演詞裏響應一下，擴音機裏傳出他的荒謬。我們作戰的目的，第一是拯歐洲於戰爭的威脅與恐怖。我們的辦法便是再作三年戰爭。第二便是根除希特勒主義，但是我們先根除邱吉爾主義，你看如何？這個建議比較不無聊，而我們幹起來也比較容易着手。可是他們又對我們說，如果我們不把希特勒送到聖海倫那島去，那末他會併香瑞士、荷蘭、比利時、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澳洲、新西蘭、加拿大、非洲，以至於整個宇宙，而史丹林會幫助他。我必需回答，講這種話的人簡直嚇得連理智都失去了。史丹林會看到，沒有一個人會這樣幹，就是我們自已也不會這樣幹，羅斯福在這一點上，也會發見他和史丹林的意見完全相同。我們爲什麼不等着，等到希特勒眞的要這樣幹時，才以史丹林和羅斯福爲後盾而去制止他呢？

不這是辦不到的，我們對於「自由，」「民主政治」以及我們國內剛才所取消的一切，無論怎樣說得好聽，

這是辦不到的。約克大主教說得好，我們英國人和法國人，在凡爾賽和議時，被勝利所麻醉，所以幹了這一切惡作劇，如果我們沒有幹這種惡作劇，給他作爲藉口，那末希特勒到如今還不過是一個絕無政治地位的奮鬥着的藝術家吧了。希特勒靠我們成了名，所以我們不必攻擊我們自已創造出來的人物，而應該認識他解除我們惡作劇的能力，和德意志民族對於他的感恩。我們現在應該向他講和，向全世界講和，不必再幹惡作劇而把我們的人民毀壞了。（譯自「倫敦時報」及「新政治家與民族」）

「戰爭目的」論戰

白櫻

論戰的展開

說起蕭伯納，這位年逾八旬的老諷刺戲劇家，幾乎是舉世老幼熟知的人物，他的妙言妙語，無不引起世人的注意。人家也許不高興去詳讀張伯倫邱吉爾等的長篇演詞，可是對於蕭翁的幾句妙語風生的話，卻是一字不漏地拜讀了的。據我個人推想大概人心對於眞理的憧憬，是有着一種神祕的反應性的。張伯倫和邱吉爾這輩身在其位的人，大家曉得他們的文章只是官樣文章，要推測事實的眞相，還得靠蕭伯納這種人來一語破的。

關於這次以英法德爲中心的歐洲大戰，英國發表了白皮書，法國發表了黃皮書，德國也發表了靑皮書，對於各自的戰爭目的，無不說得冠冕堂皇。尤其是英國，她聲稱這次戰爭的目的是爲的維持人類正義，爲的保衛民主政治和恢復弱小各國的地位。張伯倫的滔滔雄辯，漢德森的長篇累牘的報告書，以及其他一切御用輿論的論說，我們是看得太多了。可是英國的戰爭目的，果如其所號召的嗎？我們讀過英國既往歷史的人，對於樣一點是不能不懷疑的。而聰敏如蕭伯納這樣的人，當然更不會相信他本國戰爭的目的確如政治家們在議會中所宣佈的。

因此，在十月七日的英國著名週刊什誌『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上，蕭翁投了一篇題名『對於戰爭之非常識』的論文，把英國在此次戰爭中的態度，痛加諷評。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就引起了但斯門特·馬卡希的反攻文，他稱蕭的態度是典型的敗北主義者。因此蕭翁在十月二十一號的同誌上，又寫了一篇反駁的文章，於是論戰就以蕭的辛辣的筆調宣告開始。

蕭在他的『戰爭的非常識論』中，開宗明義說明波蘭的戰爭業已終了。他說凡是明眼的英國人，在第一個蘇聯兵跨進波蘭領土的時候，就已明白了這一點。波蘭是業已降伏在希特勒的脚下了。英國早已失却了繼續戰爭的理由，英國應該拋棄她的騎士的假面具了，而老老實實向全世界宣佈英國並不關心甚麼波蘭問題。

不過在另方面，蕭認爲目前的戰爭，使希特勒處於一種非常危險的地位。反共的樞軸已經破裂，意大利和西班牙早已背棄了希特勒，連土耳其也背棄了他，羅馬尼亞和巴爾幹各國都對他懷着一種恐懼心理。美國的新中立法案，像從前英國對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是幫助佛朗哥一樣，是袒護英國的。德國目前如在一九一八年時一樣，在各方面的戰線雖獲勝利，不過士氣沮喪，終於要爲聯軍所敗。

其次蕭認爲包含英國內閣在內的一切獨裁者在決斷力的一點上，完全給史太林着了先鞭。在別人還沒有決定了前，史太林却出動軍隊，占領了白俄羅斯烏克蘭及波蘭西地。希特勒只好無條件屈伏。

他方面，英國的國民迷於一面的宣傳，忍聲吞氣地忍受種種不自由和經濟上的壓迫生活。父母子女硬生生給拆散。而且尤可驚異的是，連法西斯蒂獨裁者尙所夢想不到的那種權威，現在竟因戰事的關係而授給了一輩毫無能力的人們。不管是怎樣的事情，這輩人只叫你停止一切活動靜待時機。把我們的妻女孩子遷移到不知所在。將劇場和電影院封閉，學校和圖書館都給軍事機關占據了。

如果英國國民喊出他們沒有支付新增稅的能力，財相西門就會以採取通貨膨脹政策相威脅。像大戰後的德國一樣，二辨士半的郵票要漲價到一萬二千鎊，郵差的工資要等於帝王的贖身金，人民的養老金與保險金，完全將等於廢紙一樣。

這種狀態，就是委之於無能者手中的軍事共產主義。這輩平常人家連委託他們帶狗散步都不信任的人物，現在居然處處耀武揚威起來了。如果我們訴一聲苦，他們就叫我們要忍受犧牲，還要叫我們買白外套防毒面具。可是這些東西對於高度的炸彈和毒瓦斯，一些用處也沒有。

當然，犧牲是可以的。但爲甚麽要犧牲呢？諸位在位諸公雖然都採取了斷然的態度，不過我們對於無所謂的東西，却取不出斷乎的態度。

張伯倫先生說我們的目的首先在自戰爭的威脅中救出歐洲，因此準備從事三年的戰爭。其次是壓根兒割除希特勒主義，好吧，不過讓我們先一掃近在手邊的邱吉爾主義吧。在位諸公又說如果我們不將希特勒放逐至聖海倫那島，他就會繼續併吞端士、荷蘭、比利時、英國、澳洲、新西蘭、加拿大、非洲，最後併吞全世界。史太林會得援助他的。

不過照蕭翁看來，抱着這種觀感的人，不外是因爲過分的恐怖，以致失去了理智。史太林曾說過，誰都不會這樣幹的，羅斯福總統也定能同意這一點。蕭氏認爲爲甚麽不等到希特勒想這樣幹時，再以史太林和羅斯福的後援去阻止他呢？

其次，英國的約克大司教，對於履行懲罰希特勒的至高義務的英國軍隊，大施祝福。不過英國人爲了捉拿希特勒起見，而殺死數十萬的德國人民，但是眞捉到了希特勒而處以私刑，却是很少可能的。英國即使打了勝仗，結果無非是凡爾賽條約的重見，在不到二十年間又要來一次大戰。這種情形，蕭氏認爲末了有迫使德蘇聯合對英的可能。

總之，蕭伯納認爲與其採取現在的方法，而導英國趨於滅亡，那麼還不如現在就和希特勒講和爲上策。

蕭最後聲明他這種主張，僅代表他本人及在政治上並無關係而對現勢所抱公平見解的一部份知識之

士。像蕭的朋友H・G・威爾斯，就是這樣的一種人。

威爾斯本人也曾在『泰晤士報』上發揮過重要意見，他說英國人現在不僅冒着軍事敗北的危險，而且文明與人類的存在都在危險中。

以上就是蕭在他的『戰爭的非常識論』中的論意大概。結果引起了麥卡希的一篇反駁文章。

麥卡希的反駁

麥卡希的反駁文的大意是這樣的：

在『戰爭之非常識論』一文中，蕭伯納備述英國國內的沒有自由和民主，裝出十分悲觀的樣子。可是他在過去却一再對自由和民主表示過輕侮，對於獨裁主義國家，反予稱贊不絕。像現在這一篇敗北主義的文章，試問在那一個交戰國中得能發表？

再者，蕭說英國當局的最後目的，是在於羅曼諾夫王朝（帝俄皇朝）的再興，這一計劃的策源地，就是想利用波蘭，因此我們必需阻止英國政府這種計劃；其實這種主張正是最適合爲分贓目的而訂結德蘇協定的史太林的野心，就是蘇聯的國內宣傳也再沒有像蕭伯納那種主張的適合於俄國的野心的了。蕭伯納這種主張可說糊塗已極。這和將史太林的外交政策單看作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復歸一樣愚論。

蕭一面對於俄國所鳴的警鐘極表同情，可是對於我人對德國侵略所抱的恐懼，却嗤嗤以鼻。倒說『何不等到希特勒想這樣幹時，再以史太林和羅斯福的後援去阻止他呢？』

可是我們又幾時能確切獲得他們的援助呢？在端士，羅馬尼亞，丹麥，荷蘭等同陷於捷克，波蘭一樣的命運時，這種援助又有甚麼價值？俄國確曾考慮過阻止捷克的被侵略。可是現在却德俄相提攜，企圖支配歐洲了。我

們為了阻止他們那種企圖起見，是應該出之一戰的。

蕭再論大戰

自麥卡希的反駁文發表後，蕭即於十月二十一日的『新政治家』上，又宣佈了一篇文章，大意如下：

我們確然並沒有甚麼計劃，因此縱和德蘇及其列强談判，德蘇也不過讓我們開開小步而已。這種說法，果然不無一部份理由。不過關於這一點，正表示着我們不論對怎樣的犧牲，必須將張伯倫首相除去在這種會談之外。張伯倫首相雖然也不無美點，但却缺乏和德俄政治家並肩論談的資格。德國已經征服了波蘭，可是張伯倫却要求在波蘭征服德國的假定之下開始談判。

西門財相也是這樣一種人物。他至少應該曉得做律師的人，其任務不是在於耽於一已的感情，而是應該注意陪審官。在這裏，陪審官是整個歐洲及亞洲的大部份與美國。

我們所必要的是一方面保有科學的精神，同時由備有必要能力的人們所組成的一個戰爭委員會。對於一般無知的大衆，單給他們以議員名士的廢話也許就够了。可是在袋子裏藏着手槍的各國會議中的議員們，繁文縟節的形式主義者，是不能够發生甚麼效率的。

其次講到麥卡希的那篇反駁文，他認為我說英國當局的最後目的是在復興羅曼諾夫王朝的話是胡說，可是他的高見又是怎樣呢？

法國的布爾彭王朝崩潰於一七八九年，但在其二十六年之後，我們和普魯士擊潰了拿破崙，幫助再建布爾彭王朝，而企圖完全消滅法國革命。現在俄國的王朝潰滅不過二十二年，奈道麥卡希認為我們的政府除圖謀與以再興之外，還有別的目的嗎？再則稱我胡塗，尤其是失當，誰要稱我胡塗，那怕說得怎樣的巧妙，結果反要

遭別人的訕笑。

反之，若使我稱別人胡塗，那怕這是錯的，但人家以爲蕭旣這樣說，這句話中一定有些道理在。不過關於勒一點，是論爭範圍以外的事，姑且說到這裏爲止。

其次，不用說得，縱使在談判會議中有甚麼協定成功，我們仍缺少一定守此協定的保證。也許明天希特對就會把這協定扯碎。不過這一點我們也是一樣的。但無論如何，德國是會進而把握這種機會的。若講到保證云云，我們曾保證過援助波蘭，可是結果又怎樣呢？波蘭不是又一度給瓜分了嗎？

再者，麥卡希說從我的論調上判斷，史太林是個並無犯罪行爲的人，不過我並沒有詳伸此種議論。關於這一點，我得說的是，若使在會議召開的場合，我得向全體委員們說：『你們中間如果有無罪的人，就可先用石頭打史太林。』（此句引喩聖經中語——筆者）

話雖如此說，我却並沒有建議英國以和平主義者列席此會議，而作無條件的降服。英國應和史太林，希特勒，以及別人等一樣攜帶重大的條件出席此種會議，這一點，我是完全同意『新政治家』雜誌的主張的。在我們意見，最後不能獲得一致的場合，我們始可戰爭到底。

我是一個天生的胆怯病者，對於現在所行的燈火管理制，及破壞性的增稅等等，非常厭惡。我仍舊想曉得；我們究爲甚麽而戰。張伯倫氏在某種程度內說明過這一問題，他說我們卽不想征服領土，也不想取得任何物質；那麼這樣說來，我們這一次的戰爭完全是觀念的鬥爭了。換句話說，我們似乎在企圖粉碎德國的國社主義，和俄國的共產主義，而代之以英國式的憲法。

叫我敗北主義也好，叫我別的諸位所喜歡的名詞也好。不過我總不相信會產生如張伯倫氏所說的結果。這不僅因爲我認爲此種希望是完全忽視了歷史的發展。而是因爲觀念的鬥爭，對於國境是不關心的觀念的

戰爭，具有引起內亂的傾向。再者，縱使不發生那樣複什的事情，觀念的戰爭決不止三年，而會繼續到三十年。

我對這種問題或其他問題若再要表示良心的態度，那末我的年齡已是太大了，不過我却仍舊不甘默然爲人當作訕笑的笑柄。

當筆者寫畢上文後，又在去年十一月號"Picture Post"上看到了一篇題名『蕭伯納的暴風雨』的文章。那裏面包括十四封讀者對於蕭翁『戰爭目的論』的反應信，多數是反應論調，但也有二三封信表示同情蕭的見解。那裏也有一封蕭的答覆的短簡，他仍舊堅持他的主張，而稱他的反對論者曰『可憐的郊外帝國主義者。』

蕭伯納與讀者的筆戰

江邨

這次歐戰發生以後，蕭伯納曾經在「新政治家與民族」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此次戰爭的非常識」的文章，說明着英國對德作戰的沒有意義，抨擊張伯倫和邱吉爾主張和希特勒講和。後來倫敦的「畫報」發表「我們的戰爭目的」專欄，搜羅英國名流對於此次戰爭的意見。蕭在「新政治家與民族」的文章，也由「畫報」節了一下，轉載出來，引起了英國讀者的反應。有的反對，有的贊成，「畫報」便將讀者的信件發表出來，蕭又來一個答覆。茲將讀者信件節譯如下，又將蕭的答覆全文譯出，以供參考。

蕭的文章便是那個狡猾的孩子時常把狡獪，誇大，歪曲混合在一起的一個有趣的例子。……眞可憐，我們何不把他送到德國去，讓他寫反對德國現政權的文章，正像貴報所轉載的那篇一樣。然後他會立刻被送到集中營去受罪而死，在他吐最後一口氣的時候，他會說，希特勒的「獨裁」和張伯倫的「獨裁」終究有點分別的。但是我們必要以哲學的眼光來接受這個顯明的事實：蕭一類的人還是蕭一類的人。（威廉潑萊脫）

……親愛的蕭伯納，這是不行的。我們崇拜，你有時候我們幾乎愛你。你是我們國家生命上的一個標誌。但是你要做一個烟幕製造家，我們卻不敢領教了。（桑特遜夫人）

……蕭伯納的意思是說英國應該學希特勒任意撕毀一切條約嗎？我們不能忘記榮譽仍舊是英國人民所尊重的。（契旭姆夫人）

……他怎麼會主張和決不守信的希特勒「講和」呢？所幸我們不把蕭的話當作話看待。……（歇特威

爾）

我不曾讀過像貴報「戰爭目的」欄，蕭的文章那樣卑怯可鄙的言論。……（貝萊）

……蕭也許是莎士比亞以後最偉大的戲劇家。但是他戲劇中不實際的常識，能夠使他在任何一方面都有發表評論的資格嗎？……（華特）

……蕭沒有了解張伯倫最明的宣言：我們將以波蘭被奪的自由重予波蘭嗎？（般遜）

……蕭常常患着一種自負的食積病。年紀益大，這個病益患得深。蕭的名字不應當叫蕭伯納，應當叫作「剛愎。」（泡墨）

……現在竟有我們最前進的作家之一，寫了這樣一篇胡說八道的東西，眞令人不快。我們祇能慈悲地說：「這可憐的老頭子。」（愛因格）

恭喜貴報節載了蕭伯納「關於這次戰爭的非常識」的文章。貴報所載蕭氏文章的節文，我每一個字都完全贊成。我們現在應該把這次愚蠢的戰爭結束了，再戰下去，簡直毫無意義。對於我們或是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當然也沒有理由。（勃列安）

……雖然我想蕭伯納並不相信他文章中的任何一個字。可是他究竟將民治國家作戰的目的予以一大打擊。這正是敵人所希望的一種宣傳。（巴托洛）

……我們承認，我們的敵人，不是德國人民，但也不僅僅是國社主義。我們的敵人是俾斯麥後的德國。如果不是勞合喬治出賣我們的友人和威爾遜空談的理想主義，那末克利滿沙早已在一九一九年把俾斯麥後的德國毀滅了。（塞克林）

蕭伯納的文章眞是一針見血之談，假使國內百分之九十的「炮灰」（連我自己）能有表示他們意見

的機會，反對儘躲在「炮灰」後面的肥胖政客們的勇敢的叫囂，那末你一定可以發見他們和蕭的意見完全相同。在軍火上有錢可賺的時候，無辜的人民將永遠被逼上死路。

為什麼他們不在國內舉行一次選舉來看一看「炮灰」們究竟願不願被屠殺。（詹姆士）

……一個獨立的波蘭是容易得到的，比在三年或是六個月戰爭以後容易得到。如果我們的作戰，推翻了德國的現政權，那末將有一個共產主義的德國來代替。法國和我們希望在萊茵河的彼岸有共產主義嗎？引一句愛列柴·獨列德爾（Eliza Doolittle）不朽的話——「未必吧！」（西福斯）

蕭伯納對於讀者的答覆

我想這是我們那些「鄉下人帝國主義者」典型的一個比較苛刻的選擇。他們並不都是這麼壞，但是有見識的讀者，沒有話是不會寫信給報紙發表的。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明白了，便是不列顛民主國如果是靠這一類傢伙的話，那末再要維持十分鐘也難的。

事實不會管我們的鄉下人的。事實非常清楚，希特勒的計劃是在撕毀凡爾塞和約。該約最壞的數頁便是設立波蘭走廊和非德國的但澤。要說希特勒的計劃將征服歐洲的其他部份，我們沒有證據。如果希特勒像在捷克一樣，在波蘭撕毀凡爾塞和約，我們就以消滅希特勒相威脅。希特勒說我們是吹牛，很容易勝利了。我們沒法援助波蘭，可是我們的帝國主義也却抓住了這個藉口打破了一九一八年的休戰，繼續這次舊的戰爭，解除德國的武裝和重演凡爾塞故事。

德國的征服波蘭，使蘇聯不得不起而干涉，牠幹得很有效，便是把屬於舊俄的一半波蘭領土佔領了。於是希特勒便陷於危險地位，可是他運用外交手腕解除了自已的困難。這種手腕是我們應該先用的。希特勒向蘇

聯屈服，如果我們堅持一戰，要恢復凡爾塞和約造成的波蘭，就得有德蘇同時開戰。客氣點說，這不是我們頭腦清醒的時候所應幹的事。除此以外，我們祇能回到日內瓦看我們能不能像基督徒那樣解決我們的糾紛。希特勒先生是願意的，史丹林同志（法國報紙現在叫他Monsieur 史丹林了）是願意的。墨索里尼先生和佛朗哥將軍很贊成。土耳其會援助我們，牠唯一的條件便是不參加對蘇戰爭。勞合喬治先生領導着數百萬有見識的鄉下人也很贊成。我蕭伯納也贊成，我是一個知識分子，所以頗不遭人歡喜，但在這種事情上也會偶然對的。

這一些便是事實。貴報的讀者們，據我猜想大都是「拿根手杖銜個煙斗攜頭䙫黑色雜種犬的普通人物，」他們第二步的工作便是應該將這些事實放在他們煙斗裏去吸。

猶聞聽一
殿寄贈本
16. 9. 2

雜誌叢書之一

第四戰線

編輯者：雜誌社編輯部

發行者：雜誌社發行部

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定價：每冊實價七角

271933

271933
C316.33-34

Chin